

30 岁前别结婚

Do not marry before age 30

一个精英猎头写给女性的高效规划

从孤独到独立，女人的一生，因自由而完整

(美) 陈愉 (Joy Chen) 著



先做 Ms. Right
再找 Mr. Right

让这社会营造的婚姻幻象见鬼去!

我们曾经学得那么苦，
无论事业婚姻，都应壮志凌云
不要只是栖身于这个社会，
我们要引领这个社会!

对我们的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来说，一个有工作、不酗酒、不打老婆的男人，就可以做丈夫了。但对我们来说这可远远不够。我们可不是随便找个男人就行，我们要他是个好男人。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出于责任的婚姻，我们要的是爱情。

——陈愉

内容介绍

无论单身、已婚还是离异，

作为女性，我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让生命如繁花般怒放。

新的世界，需要新的规则，这是一本写给全球华人才俊的情书，这是一个精英猎头写给天下女性的幸福规划。

作者陈愉，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羞怯的中国小姑娘，成长为一名国际公民，一个敢于挑战规则、懂得说“不”的成熟女人；31岁时她当上了洛杉矶市的副市长，现在为全球化企业做猎头。

这本书写的是爱，是独立，是最崭新的世界观、爱情观、婚姻观，是最有效的职场建议，她将与你分享，如何运用猎头的技巧将你梦寐以求的男人“收入囊中”。她将用最精彩的故事给你做个示范，告诉世界，什么才叫“不枉此生”。

推荐语

我一生做了很多被认为是“了不得”的事情。之所以我在各个领域都取得成功，我

认为原因就是——我无视那些规则。

Joy 也是一个无视规则的人。她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她 38 岁才结婚（我结婚的时候 39 岁！）；本书教你如何追求梦想，如何去捕获生活中值得你拥有的每一样东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女性一直在努力抗争、却很少拿到桌面上公开讨论的问题。

——靳羽西

女人的缺点，同时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太容易有罪恶感！嫁不出去，没生龙子，日渐变形，小孩教得不好，工作太多失去家庭，不工作跟世界脱节……因为罪恶感我们让自己活得有责任，因为有责任我们让自己觉得很累！女人啊，有的时候你必须跟世界说：都给我闭嘴！

——小 S

作者简介

陈愉，美籍华人，31 岁时任美国洛杉矶市副市长，后成为全球顶尖的海德思哲人力资源公司负责人。

在担任洛杉矶市副市长期间，陈愉的大学入学计划被阿诺德·施瓦辛格签署为法律。成为猎头之后，有感于中国年轻人常被国际化公司聘用做初级的工作，却难以得到升职机会，她于 2010 年开设了一个关于职业发展，以及世界新规则的中英文双语博客 Global Rencai（全球化人才）：www.globalrencai.com。

出版定位

职场励志

目标读者

所有职业女性

目录

推荐序 靳羽西

1 引言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3

有些女人真的得到了一切 4

关于我 8

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 10

13 第 1 章

年轻女性为何缺乏安全感

身为女孩，我本强大 14

剩女的耻辱 16

我如何避开压力 22
所有的幸运助我高飞 26

29 第2章

让这社会营造的婚姻幻象见鬼去

生活中最重大的决定 30
婚姻不是灵丹妙药 34
不是“剩女”而是“盛女” 36

39 第3章

什么是爱

伊丽莎白女王与同理心的威力 40
付诸言行之前，先去感受和思考 44
什么是灵魂伴侣？ 49
爱的魔力 51

55 第4章

你就想嫁个有钱人，是吗？

Mr. Right 不想做你的 Sugar Daddy 57
可要是有个有钱人愿意资助我呢？ 60
做妈妈意味着两难 62
女性承担着做父母的成本和风险 64
拥有一切的意思是不要凡事亲力亲为 67

71 第5章

独处和已经失落的艺术——创造

什么是创造力 73
创造需要承担风险 75
如果你是个女人，要每天笔耕不辍 79
心流助你发挥潜力 81
轮到你了 83

85 第6章

真实对待自己

不过度付出的女人，世上有吗？ 86
学会说“不” 89
如何真实对待自己 92
别人会更爱你 96

99 第7章

探求你生命中无尽的可能

享受转瞬即逝的自由时光 100
我缓缓起步的第一份事业 101
你的 A+技能是什么？ 105
不到 40 岁，不要过分忧虑你的事业 107

113 第8章

角度的力量

竞争：金钱和权力 115

境由心生 117

快乐之人受偏爱 121

漂亮的丑女 122

127 第9章

该不该跟老板上床？

职场捷径是跟老板上床？ 129

可以跟同事上床吗？ 130

老板对你性骚扰怎么办？ 132

137 第10章

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

当今男人们的问题 138

可不可以跟没自己挣钱多的男人在一起？ 141

用猎头的方法猎男人 142

147 第11章

有妇之夫以及 Mr. Wrong

有妇之夫要不得 148

别跟 Mr. Wrong 纠缠 151

如何对男人说“不” 153

别指望改变一个男人 155

“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156

159 第12章

成功女人也可以是“妖精”

好男人多的是 161

不要只把男人视作结婚对象 163

开心地相处，也来点儿神秘 165

大女人也有似水柔情 167

171 第13章

约足一百个男人，一次三个

猎头需要多操练 173

第一阶段：至少跟一百个男人约会 174

第二阶段：只跟一个人约会 177

疑虑就意味着——“不” 179

183 第14章

作出自己生命的决定

年轻是幸福婚姻的头号障碍 184

晚婚会导致唐氏综合症？ 187

老爸希望你被一个 Sugar Daddy “收养” 191

独立意味着走出父母的羽翼 193

197 第 15 章

爱这个世界

美国政治中的“公地悲剧” 199

追求成功还是改变世界？ 203

你好不好，和你跟几个男人上过床无关 206

该看我们的了 207

209 致 谢

211 Dave 有话说

216 参考文献

样章

推荐序

新羽西

过去的三十年间，我在中国工作，直接见证了中国社会变化的惊人速度。变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也是社会层面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它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教徒式的国家；而短短十年后，在 1992 年，国内羽西化妆品的一名美容顾问告诉我，她跟她的男朋友公然一起住在她父母的家里——我还清楚记得我当时有多么震惊！

1996 年我离婚后，人们替我觉得尴尬、难为情；他们想问这件事的时候也都会先征得我的同意。而如今，别说是离婚，女人们连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电视上畅所欲言地讨论。

既然社会变化如此迅猛，你大概以为会有许多书籍来帮助中国的女性思考生活中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吧？可事实上，这样的书却几乎没有！一方面，越早结婚越好的传统观点仍然盛行，另一方面，中国的女性如今面对更多其他的选择。《三十岁前别结婚》（多么了不起的名字！）就是这样一本帮助你正确面对选择、正确思考的书。

我一生做了很多被认为是“了不得”的事情。我在 16 岁的时候就离开香港的家去念大学，在 19 岁时参加了一个选美比赛；我创办了一个电视节目，在同类节目中首开先河；我的节目在世界各地现场录制，当时还没有人这样做；在鲜有女性涉足商界的时候，我成为了化妆品界的企业家；在很少有人出售自己企业的时候，我成功地卖掉了自己的公司；我写了七本畅销书，话题都是几乎无人涉及。之所以我在各个领域都取得成功，我认为原因就是——我无视那些规则。

而这本书的作者陈愉，我们的 Joy，也是这样一个人。她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她 38 岁才结婚（我结婚的时候 39 岁！）；她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羞怯的华裔小女孩，成长为洛杉矶市的副市长；她用教育帮助了整整一代的洛杉矶市民，她给了所有的美国寻梦人以启迪。

我为 Joy 写了这样一本书而感到非常骄傲。无论你是单身、已婚还是离婚人士，这本书都属于你。它教你如何思考，教你如何追求自己的梦想，教你如何拥有梦想；它还教你如何吸引你梦寐以求的男人，如何去捕获生活中值得你拥有的每一样东西。而最棒的是——它教你如何一边尽享生活的乐趣，一边用最迷人的方式去做到这一切！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将这本书中所坦承的很多事情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Joy写到了这个社会对女性的粗鄙无礼的要求——为了侍候丈夫和孩子抛弃自我；她还告诉我们“拥有一切”意味着什么，写到如何笑对世俗的眼光，自由展翼飞翔。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女性一直在努力抗争、却很少拿到桌面上公开讨论的问题。

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我更相信，这本书会帮助我们塑造这个时代、推动这个社会进步，让所有的女人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因自由而美丽、健康，可以自由地追求成功；女人的人生也因自由而完整。

来读这本书吧。然后，为你的妈妈买上一本。还有——如果你是做儿媳的，给你的婆婆也买上一本！

引言

剩女：指现代都市女性，她们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无可挑剔，因她们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

——中国教育部，2007

生活中万事皆有定时。我拥有了梦寐以求的事业，我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丈夫，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孩子们。我是38岁结的婚。而我之所有能够拥有这一切，都**得益于**我的晚婚。

我亲爱的父母一度因为我这个“剩女”而忧心忡忡。他们搞不懂，我都有两个硕士头衔了，怎么却拿不到他们最企盼的那个头衔——Mrs。无论我取得多大的成就，他们跟我的对话永远只关乎我的“人生大事”：

妈妈：Joy，我加州的朋友给我寄来了一些关于你的新闻剪报。

我：好啊。

妈妈：但是你爸爸和我在聊天时说啊，你现在不再跟我们一起生活啦。

我：我都15年没和你们一起生活了呀。

妈妈：……不过你也没和一个丈夫一起生活。

我：那是因为我还没结婚啊！

妈妈：那你不能再跟我说说，你到底在加州忙什么呢？

我：妈妈！你看了那些新闻剪报了吗？我正在帮助数百万人改善生活啊！

妈妈：可难道你不知道，一个女人的工作就是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吗？

不，妈妈，那是以前。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在中国，许多世纪以来，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晰。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负责照顾家人。培养孩子的目标也与此一致：男孩子要养得强壮又独立，女孩子则要养得顺从而体贴。我们女人活着就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我们服务他人，得到的回报是一生安稳的保证。婚姻中即便有不幸，也被悉心掩藏在家门之内。

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而推动这种巨变的，是这样三种新的趋势：

首先，中国的离婚率在全面飙升。根据民政部的统计，1979年的离婚率是4%；1999年为14%；而到了2005年，80后的离婚率已经高达57%，而当时的80后，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只有25岁。对很多人来说，婚姻如今已成为巨大的**不安全感**的来源。

其次，全球化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日新月异。我们面前的职业生涯跟我们的父辈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曾经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世界正在慢慢变“平”，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机会一试身手。变化的趋势仍在加快：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曲线图，那么表示变化速度的曲线将随着坐标的右移而陡然上扬，而且它的斜率还将不断增加。在21世纪，你的发展如何，将取决于你如何驾驭这条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曲线。

再者，**我们**也不一样了。对我们的母亲一辈来说，婚姻是生存所必需，即便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必需，它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必需。而如今，我们已能独立生存，我们所追求的，正是当人类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就要去追求的：爱，梦想和生命的意义。

对我们的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来说，一个有工作、不酗酒、不打老婆的男人，就可以做丈夫了。但对我们来说这可远远不够。我们可不是随便找个男人就行，我们要他是个**好男人**。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出于责任的婚姻，我们要的是**爱情**。用《欲望都市》中那个理想主义的夏洛特的话来说，我们就是要“做我们的春秋大梦”！

这说的还只是婚姻这码事。在事业上，我们一样壮志凌云。为了获得良好的教育，我们曾经学得**那么苦**，如今我们要学以致用、**一展身手**。我们不满足于只是栖身于这个社会，我们要**引领**这个社会。

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奇怪的中间时期：我们周围的人在告诉我们，我们追寻的那些东西是不现实的，他们让我们抓紧时间、早日安顿、结婚生子；可我们——不能够。如今我们追求更多，决不会退回从前。我们再也不会仅仅按照别人的期望去过自己的生活。

我们拥有梦想。正是这些梦想造就了我们与之前数个世纪的中国女性之间巨大的断层。这断层存在于文化、社会、情感、哲学、精神等等各个层面，而我们是第一代这样的女性——我们要得到一切。

有些女人真的得到了一切

多年前，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听了时任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院长的Sue Prager为一女性社团做的一个演讲。

Prager院长：我有幸认识几位出色的女性，她们登上了业界的塔尖。她们真让人难以置信。

“真棒！”我们鼓掌。

Prager 院长：我还认识很多，呃，很平常的男人，也登上了业界的塔尖。

听众不做声了。“可不是么”，我们想，“我们也认识好多这样的人”。

Prager 院长：有一天，当**平常的女性**也能成为业界顶级人物的时候，我们就成功了。

那一刻，我就很想知道：既然所有女性都要面对这样的不公，为什么**有的**女性能成功？我怎样才能做到像她们一样出类拔萃呢？

打那以后，我校友们的生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我今年 42 岁了。很幸运的是，我和我的闺蜜们都有所成就。我们将这个年龄称为“妙不可言的 40 多岁”。年轻时的动荡感和焦虑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快乐。而这让我们在优秀男人们眼中性感动人。我很欣赏神秘作家 Carolyn Heilbrun 笔下对女主人公的描写：

她成熟了，也更勇敢了，那些她不在意的人们再也不能左右她的心志；她终于明白，自己无所损失；在这样的年龄，不管你有没有孩子，**别人**再也为你做不了什么；你无所畏惧、无可隐瞒，对于重要的事情终可放手一试。

可为什么那么多同龄人仍在彷徨，我们却能成为幸运儿呢？我看到的是：如今成功的女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她们并不比别人天资聪颖、美貌许多；她们性格迥异，对生活的选择各不相同，职业领域也是千差万别。

将她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不是她们的**身份**，而是她们对待生活的方式。在事业和生活上能够做到“双赢”的，是那些不只努力、而且干得很巧的女人。

现在说说让人后怕的事。我和我的闺蜜们只是**碰巧**做出了巧妙的选择。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对选择的理解绝谈不上透彻；我们甚至往往不觉得是在做选择，倒更像是在对当时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用法国小说家 Andre Gide 的话讲，“生活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往往是那些不假思索的行动。”尽管我们后来生活都还不错，其实呢——生活本来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模样。

我们前面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都是由别人安排好的。而突然之间，我们的生活不再有人替我们安排。无尽的可能令人兴奋，但同时也令人深感困惑。我们好像做什么都是**可能的**，可做什么才是**应该的**呢？

如今，我们面临的选择不计其数：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做什么工作？怎样安排时间？该相信什么？

这些选择中不管是哪一个，其未来对我们来说能见度都是零，但我们的余生却要在这些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中度过。

而我们的寿命比我们的祖母一辈要长很多很多。在中国，数千年来，甚至进入了 20 世纪以后，人们的寿命都很短。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对寿命的预期只有 35 年。而到了 2000 年，寿命预期延长到了 71 岁。如今，在科学营养和医疗条件改善的情况下，你我都可以活上八九十岁；而人类寿命预期的变化如此显著，所以按卡内基公司的老龄化

社会项目所讲，在 20 世纪，人类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换句话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出的选择将实实在在地伴随我们再活上“一辈子”。可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连 5 年后自己想干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 50 年后了。

我们是女人，一生都在忙个不停。可我认为我们眼下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停下脚步，细细思量。因为我们眼下的行动将决定我们将来会不会有所成就、成就又会如何。

我们是史无前例的一代女性。正因为是第一代，没有人能够来指导我们。创造自己有意义和有成就的生活，这任务就落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肩膀上；连榜样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找。

这本书会告诉你一些策略——我并没有问题的全部答案，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做完生活的功课，今后还有很多年的功课要做。

写这本书也让我意识到，我们有太多经验还无从在彼此之间表达和分享。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写起来并不容易。怎样才能写出那些尚未明言、仅仅存在于我们潜意识当中的想法呢？

或许你同意，也或许你不同意我要说的话，而我的目的也不是要说服你相信什么，我只是想发起这样一个对话：**这是我的看法。你怎么看呢？**

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己如何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羞怯的中国小姑娘，成长为一名国际公民，一个敢于挑战规则、懂得说“不”的成熟女人；写的是我怎样在 31 岁的时候当上了洛杉矶市的副市长，以及后来为全球化企业做猎头；这本书写的是爱，写的是我怎样找到我的 Dave，并告诉你如何运用猎头的技巧将你梦寐以求的男人“收入囊中”。

这本书是为你们写的，我 Global Rencai 博客 (www.globalrencai.com) 的忠实读者，以及通过这本书初识的朋友。或许你们觉得有些章节的标题更醒目，不过我仍然建议你们从头到尾按顺序来读，因为每一章的写作都是基于前面的章节。

我希望这本书会促使你们迈步向前，寻求自己生活问题的正解。我尤其希望，这本书会激励你们敢于挑战旧规则，去探求并把握这个世界上你知道自己值得拥有的一切。

关于我

我曾是个女孩，后来成了一个女人，一位妻子，如今是两个小女孩儿的母亲；我拥有中国血统、美国国籍。我的母亲和父亲分别在宁波和南昌出生长大，他们各自移居台湾，又都到美国读书。他们在波士顿相遇并结合。我出生在美国东海岸，离华盛顿不远的地方。

我成长的背景就是这样亦中亦美，但我的家庭中国味儿十足。我的父母总是担心我和弟弟受到美国文化不道德一面的浸染，对我们格外庇护。他们不在家里摆电视，不主张我们跟美国孩子一起玩，只要我们离开学校就一定要老实呆在家里。我们严格地只跟华人移民社区的人交往。

我的父母挣钱不多，所以为了让我跟弟弟能够在一个好的学区上学，他们做出了牺牲，省吃俭用买了那里的房子。而这就意味着，我跟弟弟成了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里面的穷孩子。

小时候，我害羞得不得了。在学校我几乎不怎么讲话，因为我的英文很烂。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的中国在世界的眼中是个贫穷落后、庞大单调的怪物，而这一形象也反映在了我的身上：我是个沉默寡言、衣着寒酸、戴着瓶底儿厚眼镜的、怪模怪样的中国小姑娘。

我的老师都是白人。他们都不懂中文，所以也就不知道我会讲中文。在他们眼中，我不会说英文，就等于：这孩子不会说话——就这么简单。于是，我被转到了有“特殊需求”的班级里，跟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们在一起。后来我的英语水平提高了，于是被送回了正常班。但社交生活对我来说仍是艰涩无比。

别的孩子总冲我喊一些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话语：“中国佬，滚回中国去！”“嘿，细长眼儿，‘ching ching ling long’（中文在他们听来就是这些个怪音）！”而由于不看电视、不听流行乐，我根本不了解别的孩子们在关注什么，所以即便我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随听随懂的程度，我仍然跟不上正常的社会交往节奏。最困窘的是别的孩子开玩笑的时候。好不容易当我知道怎么正确回应的时候，也总是慢了一分钟。

那些年啊，我想当个白人的渴望比什么都强烈。当然，这不是肤色的问题，而是做一个白人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那时想，只要我是个白人，我会是漂亮的、富有的，或者——至少我会是个正常人，其他孩子或许就会喜欢我了。那时要是有微博这种东西，我肯定会在我们学校每个孩子的微博上，每天都写上一句“羡慕嫉妒恨”。

我父亲实在是个好心人。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他的业余时间都在帮助中国移民在美国安顿下来。我们的周末都用在帮助他的新朋友寻找住处、学开车这类事情上。

在父亲的职业生涯中，三十多年间他始终只是一个为政府工作的初级工程师，尽管他拿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并且是部门里工作最努力的人。他每天早早到办公室，晚上和周末也把工作带回家做。出差的时候，为了给政府节省开支，他不跟同事一起住三星级酒店，而是住在附近的一星或两星酒店。

在我十二、三岁的一个晚上，父亲说：“今晚是我们部门的年度圣诞晚会”。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他说：“因为在那种场合，我从来不知道该跟人说啥。”

那一刻简直如醍醐灌顶。我突然意识到，我父亲在事业上永远也不会获得他应该获得的成功，而这与他不懂得如何与白人打交道是有关系的。我下定决心，要学得多一些，搞清楚这个社会如何运转，弄明白自己怎样做才能出人头地。

这个学习的历程将我一路带入了美国社会的深处，甚至进入了政界。如今，作为公司的猎头，我看到中国的尖子生们进入全球化企业，但却止步于初级的职位；看到他们从“书虫”变成了“工蜂”之后，就再也无法继续蜕变的历程。看到他们那样努力却得不到认可，总让我一再想起我父亲和他的事业。

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是个完全“中国化”的孩子，没有我认为生为白人可以坐拥的一切。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着迷。现如今，当我两岁半的女儿冒出完整的中文句子的时候，我总是欣喜若狂。

回头去看那些年，我也看到了以一个不合时宜的孩子身份长大所赋予我的特殊优势。我觉得自己又笨又穷又难看，一无是处，可这也意味着我别无退路，只有努力前行，想着明天或许会好些；而孤单促我阅读，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自己那狭小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作为局外人，我还拥有一个观察和理解社会规则的独特视角，因为当你被排除在外的时候，除了多听多看你什么都做不了。

美国对于局外人不友善的。而如果没有那许多的挣扎，我就不会有那样塑造自己的经历，也就无从拥有后来成功的事业和自己的生活。回想起来，我觉得甚至可以这样说：以一种很“中国”的方式、不一样地长大，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幸运的事。

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超乎我们自己想象的驾驭自己生活的能力。从奥普拉（Oprah）身上我们也能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出身贫苦而饱受伤害的人可以怎样把握自己的命运。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知未来掌控着什么，但我知道谁在掌控未来。”

现在，你内心已经拥有了一切——你实现梦想，捕捉美好爱情，赋予生活以真正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而从你出生的那天起，这个社会就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它要压制你的精神，把你变成生活的木偶。

而力量从来不是靠别人给你的，它只能自己去获取。现在，是打破旧规则、建立新秩序的时候了。诗人 Mary Oliver 这样问我们，“告诉我，你打算如何对待你仅此一次的自由而珍贵的生命？”这也是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我提给你的问题——你将如何对待你仅此一次的自由而珍贵的生命？

去吧，去让自己的梦想成真。然后，用你精彩的故事给我们做个示范，告诉世界、告诉所有的人，也告诉我，什么叫做“不枉此生”。

第一章 年轻女性为何缺乏安全感

女人需要用梦想点燃自己。——蒋雯丽

当今世界的中国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工作最为努力，也是最有前途的一个群体。2011年《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美国商业学校的招生数量由于中国女性生源的增多而居高不下。而年轻的中国女性，在最应该发挥自己的教育优势、展翅腾飞的时刻，却在经历着一场安全感的危机。

是什么夺走了中国年轻女性的自信？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该去正视的问题。因为在如今以“人”为资本的全球经济中，当最有希望的一群人踟蹰不前时，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失。

身为女孩，我本强大

韩寒在《我的前卫与荒唐》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很多家长不允许学生谈恋爱，甚至在大学都有很多家长反对恋爱，但等到大学一毕业，所有家长都希望马上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而且最好有一套房子的人和自己的儿女恋爱，而且要结婚。想得很美啊。

韩寒洞察到的现象面向所有学生，但对女生尤为真切。我也是个有女儿的母亲，所以我

也是这个“全球特殊女性共同体”的一员。我们知道我们心爱的宝贝们将面临性别歧视，因而要给她们格外的支持和关爱。到了上学年龄，我们就把她们送上这列通往成功的快车，冲她们扬手：“你什么都能行，别管别人怎么说！”她们真的胜出了，样样超过了男孩子，一路欢呼：“看吧！女孩就比男孩强！”

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可当她们毕了业、上了班，没有任何预警，我们突然要求她们踩刹车：“别太张扬了，姑娘们！别把小伙子们吓着！”

这么一个急刹车之后，谁的头能不晕呢？所以，难怪我们的年轻女性要彷徨了。

在我面试的成千上万名高级职位候选人中，我发现中国年轻女性准备最充分，但却最缺乏自信；而且自信的缺失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愈演愈烈：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中国女性中，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机会越来越渺茫。

可是，原本出类拔萃的整整一代人，为什么在她们最该腾飞的时候却彷徨不前了呢？我们可以从梦想形成的机制中寻得答案。

我们或许认为，随着我们变成熟，我们的性格稳定下来，于是形成了对生活的认识。而科学家们告诉我们，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人是社会的产物，我们周围也永远会有对我们指手划脚的人，他们永远在评判我们的对错。我们是靠着别人的认可和肯定来判断自己做得好不好、对不对。

而要获得认可的驱动力强大无比。那些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生活的人们，得到的认可就多，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就会被排斥。结果，我们就都倾向于去追求被认可的目标。来自他人的认可让我们觉得备受鼓舞，精神百倍，欢快兴奋，乃至我们要不断从他人的看法中获得自我认知。“老板对我的项目是怎么看的？”“穿这条裙子是不是显得我屁股太大了？”

这是个生命不息就不会停止的过程。我们的希望和梦想永远在变。终此一生，我们通过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反馈不断调整着我们的梦想、重塑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哈佛精神医学家 Anna Fels 在她的著作《梦不可少：女性应在生活变迁中保持志向》(*Necessary Dreams: Ambition in Women's Changing Lives*) 中写到，“为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可，我们不断重新定位着自己的目标，使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保持一致；调整速度之快着实非同凡响。”

神经学家通过人类大脑的化学机制解释了这一过程。当我们获得社会认可，我们的大脑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血清素，它使我们感到安全感、勇敢、镇定、灵活而且自信。随着我们在社会中获得成功，血清素水平会持续增高，使我们感到更加自信。

所以，在“社会认可”这个经济体中，富者更富、穷者愈穷。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以成功起步、得到了认可，它会激励你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成功的雪球越滚越大。

我们搞人力资源的更知道认可的力量，所以我们制订一套套复杂的体系，把认可制度化，以企业目标为参照来规范员工行为。认可度是一种筹码，我们靠它给人加官进爵、把人打入冷宫；我们以它为凭据派发特殊车位，或者确定“年轻优才培养目标”；在公司简

报中，它也为员工所津津乐道。

可是，如果没有人注意我们的工作，或者更糟的情况出现——我们的工作被否定了，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会不知所措。神经学家证实了低迷的状态会导致低血清素水平。

剩女的耻辱

我们的自我认知很是多变，所以“剩女耻辱”一说的危害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当我们的父母、朋友开始对我们的职业追求持保留态度，一心催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原来的梦想枯萎了，取而代之的新梦想是：要成为某个男人的贤内助。

在世人眼中，婚姻为我们提供了合法身份。结了婚，在社会看来我们就会从青涩的黄毛丫头摇身一变、成了成熟的妻子。有时候，面对明晃晃的压力，我们可以翻着眼睛拒绝老妈：“那人挺适合朱莉的，可我又不是朱莉！”而更多的时候，作为单身女性的羞耻感几乎是以一种我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在我们的思维和精神世界里无情肆虐。

最近，我认识了一位在 UCLA 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中国女孩。她的整个家族为了资助她来美国读书可谓一掷千金。她克服了比她美国博士同学不知多多少少的困难，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她或许也比他们更聪明、学得更好。她的英文很棒。我认为她前途一片光明。

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说不知道。我问她是想回国还是想留下，她又犹豫。最后，她小声说，她不知道会怎样，因为自己还没有男朋友。她想等结婚后看丈夫想去哪儿生活。她想找份本专业的实验室工作，这样将来才有充裕的时间带孩子。她的原话是：“我真想马上就结婚，那才算真正的生活。我觉得眼下自己只能算是半个人。”

正因为她在一心一意想着结婚，我注意到，她并没有花时间研究论文写作、联系导师，也从不考虑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事业对她来说变得无足轻重。

作为一名猎头，也作为一个女人，跟这个女孩的对话让我深感不安。在生命中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在婚姻和养育孩子的压力尚未真正出现之前，就让自己的事业减速了，这是多么遗憾的选择。她眼下的做法无疑会让她未来职业生涯中令人兴奋的机会减少很多。她是在将自己的梦想雪藏。

像这位 UCLA 女生的人绝不在少数。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优秀的年轻中国女性，为了多年以后做母亲的生活，现在就把事业减速了。

不要这样。现在你应该全力以赴于你的事业，不到你为了孩子的成长必须要减速的时候，不要减速。而当你真正做了妈妈的时候，你也许会发现你根本不用去减速，因为有那么多育儿方面的服务可以帮助你。或者，到那个时候你会选择减速，但是因为你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能力和声誉，即便你是在慢速路上，你仍然会有很多功成名就的机会。

而她这种生命不完整的感觉在现代中国女性中间太普遍了。我们真该谴责这个社会——它让一个单身女性的生活被这样无情贬损：

怎么，你还单身？太挑了吧。你自我中心，不成熟；你孤单绝望，真可怜。你的工作不赖？可工作再好它也不会爱你呀。你还有性生活？真是个荡妇！没有性生活？已经太老了吧！你对工作很投入？那只是在填补你结不了婚的空虚。你快乐吗？你自以为快乐吧。没有丈夫，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将来你死的时候身边都没个人！

即便你的生活充满了辉煌的成就，充满了友爱和激情，也仍然救不了你。社会对你的定义是看你“属于谁”。如果你真成功了，你就会成为靶子。不要以为这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芭芭拉·沃尔特可谓我们的开路先锋，她是全球第一位严肃节目的女性电视记者。1976年，她成为包括所有男女电视记者在内年薪过百万美金的第一人。她曾采访过江泽民、叶利钦、普京等外国政要，以及美国自理查德·尼克松以来的所有总统。

2004年，她接受电视记者中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特德·科佩尔对她40年职业生涯的访谈。回顾了她的成就之后，他提出了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

“试想”，他说，“如果有人背后议论你，‘难道那（40年的职业生涯）就是你生活的全部？’你觉得这样值吗？”

她回答得很快：“哦是的，我可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种生活。”

他继续启发她，并提及她两次结婚、也两次离婚。“是因为工作吗？”他问，“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你会不会还能维持其中哪一个婚姻？”

她回答说她也不知道。但她说她有了个女儿，而且女儿“真是太好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于是他继续发问：“有没有那样的夜晚，你躺在床上想，‘唉，如果我当年放弃工作专注于家庭，那才是——值得的’？”

不，她没有过。

特德·科佩尔是个老道的采访人。不过他可没能让芭芭拉·沃尔特就范，比如流着悔恨的泪水承认自己没有好好照顾丈夫、不该一心追求采访世界上最强大的领袖们。

而我们无法想象记者会缠着一位男性被采访者问这样的问题：“你做的这一切值吗？如果你专心做个丈夫会不会好些？”

我是在为这本书的写作做研究的时候发现的这个访谈。读到它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长大成人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单身，面对着记者们的类似问题我也在不停闪躲。我以为就我这样。如果当时我就知道自己跟芭芭拉·沃尔特同属一个光辉阵营的话，或许我会有勇气跟他们较量一番。

可如果你认为结了婚之后你就马上拥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安心加入“成功人士俱乐部”了，那么很遗憾，女士们，我又要打击你们了。你结婚之后，公众对你进行详查的内容，是你对丈夫的关爱够不够。

还有一个芭芭拉——来自我家乡马里兰州的参议员芭芭拉·比卡斯基。1987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她首次被选入参议院。如今她已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地方任职时间最长的女性了。那是个“全世界最唯男子独尊之俱乐部”。芭芭拉这样讲：“作为女人，如果你已婚还参加竞选，他们会认为你没有好好照顾你丈夫；如果你离婚了，他们会说你留不住你男人；如果你单身，他们马上会说你根本就找不着男人。”

关于这个社会看待职场女性的荒谬态度，想找个例子真用不着费多大劲儿。有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危机”中有两幅插图，画的就是一个为职场成

功所累的想象中的女子。第一幅是她在办公室里，穿着职业套装，短发灰白，闷闷不乐地凝望着一个空空的家庭相框；第二张是她在家里，抱着个闹钟看指针——时间指向差五分零点。

女演员们也一直在抱怨这一点。电影里，男主人公们总是在多条复杂的故事线里来回穿梭，而女主人公不是陪他们上床就是陪他们谈情说爱。女演员过了40岁之后，就基本上没什么可演的角色了。

对单身女性来说，结婚的压力无时不在，而且压力绝不只是来自于媒体，更不仅仅来自妈妈。以前，每次我参加宴会派对，人们跟我的对话总是会转向他们所认为的我的“头等大事”。不管我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我当时在忙什么正事，所有对话最终都会落在这个问题上：“你挺有魅力的啊，可怎么到这个年纪还没结婚？怎么回事啊？”

这像不像当你听到一个人才22岁就已经结了婚，你瞪着眼睛对人家大叫：“那么年轻就结婚了啊？别担心，亲爱的，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离婚的！”

而我，在那样的场合，只会盯着自己的脚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没结婚。我实在是太乖了！

如果生活有一个“回退”键，我多么希望可以退回到那些媒体采访和晚宴派对中的瞬间，当被问到“你怎么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会直视对方的眼睛，微笑着告诉他们：“说实话，因为啊，眼下我正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呢。”

我曾很反感“剩女”这个标签；可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社会根据男人对社会的贡献、女人对家庭的贡献来评判人的偏见是如此的根深蒂固而又压倒一切。

甚至当女性已经接受了教育，这些观念都还在继续引导着我们去履行那过了时的角色。职业上获得成功的女性较少获得正面的社会评价，而且评价中也常常会含沙射影地去讨论我们长得够不够漂亮、我们做母亲和妻子做得够不够好。

女性特质不是简单的个性特征。以取悦别人为唯一目标会严重损害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把握。当年华老去，我们无法掌控我们的容颜，我们更无法掌控那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人们——丈夫会心猿意马，孩子会长大离家。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年轻女性的自信受到了多么大的冲击：在读书多年、培养了很多能力之后，突然之间，她们的身份不再由自己掌控。社会将她们的梦想撕得粉碎，她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这样被抽走。

不难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自主权和其成就感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无论男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拥有的能力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可以转化为活力、乐观和自信；掌控感的缺失则会导致挫败和无助。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掌控不了生活，那么你就无法阻止这个预言被不幸言中。

年轻女性出了校门之后，突然之间不再因为取得的成就而受到赞扬、鼓励和肯定，这自然导致了她们的迷失。现如今，我们的社会已不再残忍地将女性的双脚捆绑在家门之内，而我们却尚需时日，为自己的灵魂松绑，真正飞到外面的世界做出一番成就。

我如何避开压力

人们总问我，“啊？洛杉矶的副市长！你怎么做到的？”女人喜欢把成功归因于幸运、失败归因于无能，而男人却将成功归因于能力、失败归因于运气差。我呢，我的思维方式可没那么女性化，所以我不会跟你讲我成功完全是因为运气好。但话虽如此，如果说一切完全靠我自己的努力，那也不够诚实。

在城市经济理论中，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概念，叫做“路径决定”。大致是说，历史包含一些很边缘化的事件——一些意外事件，以它们为中心点引发巨大的变化，那么意外事件本身就具有了历史意义。最经典的案例是燃油发动机的发明，它导致了私人汽车的发展，从而引发了很多其他后果，比如个人移动、交通拥堵、汽车尾气污染，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都市化进程。

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我看到一些事件和一些人对我就具有这样的路径决定作用，对我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架二手的佳能 A-1 相机。我于是雀跃着，开始用摄影表达自己。那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摄影的成本很高，所以我在课外打工做店员，挣钱买需要的各种耗材。每照满一卷胶卷，我就马上冲向学校的暗房，手工冲洗底片和相片。

通常我是在下午放学后去暗房。进入暗房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站一会儿，让自己的眼睛适应暗房的黑暗；然后我就沉醉其中，时间飞逝而过。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定影剂那股刺鼻的味道，我用它将底片上银色的图像冲印到相纸上。每每照片冲洗完毕拿在手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就用不着再调节自己的眼睛去适应光亮了。

是摄影让我一下子找到了内心各样情绪的出口——焦虑、痛苦、孤独、挫败，当然也包括我的快乐、疑惑和对这世界的好奇。我当时尚不具备表达自己的笔彩，但我的照片可以代替万语千言。

我高中的摄影老师在暗房发现了我晾在那里的相片，将其中一张提交给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博物馆——美国史密森学会——举办的国家摄影比赛。我的照片获奖了，于是在科科伦美术馆里，它跟艺术史上大师级的作品并陈列了数月之久。

那是近 30 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那个奖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它可是件大事。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但突然之间，我成了个人物，一个被这世界所认真对待的人物，一个有艺术细胞的人。那种猛然间变得信心十足的感觉，在我上了大学，也放下了心爱的 A-1 相机之后，依然久久留存。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在读大学期间，遇到了对我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位了不起的女性——靳羽西。如今的羽西是位畅销书作家、新闻工作者以及商业和文化领袖，而当年的她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知名女性，中央电视台“世界各地”栏目的主持人。我在杜克念大学的一个夏天里，做了羽西六个星期的实习生，于是进入了她的个人世界。

在一起的时光短暂，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象。遇见羽西之前，我所认识的中国成年人只是马里兰州郊区的一些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有杜克大学的几名教师；而羽西这位女性，却将中美文化那样美妙地结合在一起，教育并愉悦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羽西教导我，一个坚强的女人必须自立。有一天，我问到她不动产的情况，她对我说，“Joy，永远不要满足于只给别人打工。想想要是你被解雇了怎么办？”

她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像对待这个世界一样的慷慨。那个夏天，我在生活成本高昂的纽约无处栖身，她就请我住在她家里。而二十年后当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她几乎已经不记得我，因为这么多年被她帮助和指导过的年轻女性已不计其数。

我假设你们当中极少有人见过羽西本人，所以我来做个补充：她具有一种非常顽皮的幽默感，这一点在她遍布世界的娱乐界和政界的精英朋友中是出了名的。如果你有机会跟羽西面对面，千万不要错失良机，一定要领略一下她的超强幽默！

羽西这样的中国女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三十年间她对社会的影响遍布全球。我非常幸运，在大学那可塑性很强的阶段认识了羽西。以自己为标杆，羽西教会了我将目光转向更加广阔的苍穹，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又过了几年，在我 21 岁的时候，又一个结点性事件发生：我从杜克大学毕业了。我知道，我虽爱我的家人，但必须走出那个与世隔绝的美国华人社区，伸展自己的双翼。于是，在一文不名、没有任何熟人的情况下，我来到了三千英里之外、阳光明媚的洛杉矶。那是我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再远就是茫茫太平洋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洛杉矶对于难民、寻梦人和格格不入者来说是个圣地。而我就是个难民、寻梦人，**更**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我想在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无法想象像我这样的人，21 岁时到来，10 年后能当上副市长。

洛杉矶还是一个完全不理会正统学说的地方。这里流行的口号是：“我行你也行”。在这里，人们不关心你来自何方，只在乎你去往何处。

举个例子吧。在东海岸，你有时会看到名片上的名字后面带着一个罗马数字，比如 John Edward Hancock, IV (约翰·爱德华·汉考克四世)。这是一个标志，表明此人之姓氏有一番来头，于是在家族内代代相传，并在遇到的每一个人面前郑重宣告。东海岸的人收到这样的名片后，都会对名片的主人肃然起敬。

而如果一个洛杉矶人收到了这种名片，只会对名片的持有人心生怀疑：“你怎么回事啊，伙计？你干嘛要告诉我你曾祖父是谁？你自己做不来吗？”洛杉矶成为世界创造之都绝非偶然。

我抱着这样一个梦想来到洛杉矶：我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我要建设新型的环保社区，让人们既能在里面工作，又能在里面生活、生儿育女。

最初几年，为站稳脚跟我拼命工作。我住的是狭小的公寓，吃了无数的泡面。生活充满艰辛，我也时常感到恐惧，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产生忧虑和怀疑。我在 UCLA 读了两个硕士——房地产金融专业的 MBA，以及城市规划的 MA。UCLA 给了我系列奖学金，再加上部分学生贷款，以及我在房地产领域没有间断的工作赚的钱，我在经济上得以自保。

房地产开发是个赚钱的行业。几年后，我赚的钱多了起来。我的老板告诉我：“Joy，作为开发商，你得学会喝 Scotch。”于是我学会了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的喝法——16 年的莱根法尔林，加一点点水，不加冰。

后来，我买下了市区的一个公寓，从那里可以俯瞰洛杉矶的迪士尼音乐厅。我把它交给朱音哲 (Annie Chu) 来设计。音哲是为那些白金销量的音乐家和主流电影明星做设计的顶级设计师，也是一位美籍华人。她能帮助我做设计实在是很慷慨的举动，因为我的

公寓很小，装修预算也多不到哪儿去。公寓表面的装饰用的是最便宜的材料，但却用了非常奢华的颜色。那个公寓对我来说不止是一个家，它还是一个避风港。每当挣扎了一天之后，我可以缩回到这个属于自己的避难所，重获平静和安宁。

也有那样的日子，我感觉自己站在世界之巅。比如，公出时我穿着让我感觉好极了的靴子，有意地在机场跨步张扬；或者是穿着普拉达套装，脚踩系带高跟鞋，招摇过市——普拉达的秘密就在于，它挂在那里感觉并不怎么酷，可到了你身上就让你感觉特别酷。

那些时光令人兴奋也让人恐惧。有时候，我觉得自由、不羁、老练；有时候，我又觉得那一切都是伪装，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我是那么的困惑和孤单。每每回望，我总是想回到那几年去，好好抱一抱那个年轻的自己……

所有的幸运助我高飞

我很幸运，那些年，从一位很特别的年长女性那里，我得到了许多温暖的拥抱。莫琳·金德尔比我大三十岁，是洛杉矶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女商人。莫琳的个性可谓八面玲珑、慷慨大方、活力四射、极富魅力。她离了婚，有自己的孩子，而且已经做了外祖母。她非常喜欢请客，但不喜欢做那些组织工作。于是我主动请缨，为这位光芒四射的女主人做幕后工作。我们周六的晚宴以及扑克牌会在加州商务和政界名流中遐迩闻名。久而久之，我成了众所周知的“莫琳的中国女儿”。

莫琳深谙权力的门道。从她那里，我学会了如何跟背景迥异的人们建立联系。在快 70 岁的时候，莫琳对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重返校园专门进行学习。在她 72 岁时，莫琳拿到了教育学的博士学位。她打算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引领一场教育的改革。

莫琳身边有一群年龄较大的女性，她们或已婚，或独身，或离婚；她们都像莫琳一样，生活到极致。在二十年中，这些女性给了我直接的支持、安慰、帮助、关心和鼓励。她们是那样的睿智和善于处世，并且都热爱生活；从她们身上我怎么能不学得一些生活之乐呢。我也开始在自己漂亮的公寓里面搞派对了。

人们常问我是如何克服羞怯的——这的确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为了克服自己的羞怯，除了苦练英语，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对他人产生深深的好奇，并长久保持下去。在对别人的学习中，我不再总是过分关注自己的感受。

我与社会背景迥异的人们广交朋友。我的朋友中有商人、艺术家、同性恋、已婚做父母的，以及许许多多难以形容的人。在我的公寓里，如果把阳台都用上，我可以塞下 70 个这样的朋友，方法就是让他们每个人都站着，还得收腹，向另外一个也跟楔子一样被塞在什么地方的人大声呼喊交谈。

我成为了众所周知的“联系人”，我了解人们的需要，为彼此应当结识的人们牵线搭桥。通过我联结的人越多，我能够联结的人就越多。最近洛杉矶时报对我有一篇报道，大标题一如文中对我的称谓：网络人。

在我 20-30 岁的中间几年，我被当时的洛杉矶市长任命为由 7 人组成的住房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监督和清查这个城市大量的保障性住房情况。以我当时的年龄能被授予那样一个职位是非常罕见的，不过我的背景似乎为此量身定做：作为开发商，我熟谙房地产界，这本无甚特别之处；但身为一名商人，对于本地政策我也是个内行——我在 UCLA 学习了城市规划，而洛杉矶这个城市就是我的实验室。

身为女人，我们很容易忽视自己拥有的各种可能性。可当你尝到了权力的味道，你就再也不一样了。成为这个委员，我第一次拥有了对洛杉矶这个城市的影响力。这个职位为我自己，也向他人证明了我具备有效的为公众服务的能力。这也成为我迈向更高职位的台阶。

与全世界的中国女人一样，我身上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痕迹。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不寻常的事件们——我父母的移民美国，我自己的移居洛杉矶——让我不必面对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所要面对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我不光是躲开了那些压力，而且，通过我有幸遇到的那些重要的人们，我获得了展翅高飞所需要的力量。

二十年来，他们的爱和鼓励如同大风，鼓动着飞翔的翅膀。

第二章 让这社会营造的婚姻幻象见鬼去

我认为，能够平等、自由、有尊严地活着，就是更好的生活。——郭建梅

我相信爱情，相信婚姻；我嫁给了梦寐以求的男人，我们很幸福。我希望你也能得到爱情，而如果你向往婚姻，我希望你也能嫁给**你**梦寐以求的男人，跟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为了你，我要打破这个社会关于婚姻的幻象。

这个社会一边无情地贬损着单身女性的生活，一边又将婚姻美化得无以复加。不管我们的婚姻是好是糟、我们的丈夫忠诚与否，它都要我们相信，婚姻应该在我们所有的期盼、渴望和追求之上。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对于婚姻的幻象：

婚姻是一种充满魔力的、有改造作用的经历，是生活中最最重要的关系。生为女人的你可以永远从婚姻当中获得永久的安全感。结婚前，你们希望自己是对方的全部，如今你们真正成为了彼此的全部。婚姻让你完整。结婚吧，你将永远不再孤独。

生活中最重大的决定

在你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别人会问你：“怎么没有男朋友呢？”等你有了男朋友，他们又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等你结了婚，他们还问：“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所以你开始约会了。哪怕对这个男人你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你都会试图发展你们的关系。你开始追着他问：“你怎么看待我们的将来？”“你想要孩子么？”你跟他交往了几个月，也许跟他同居，甚至到你都已经嫁给他的时候，你心里都清楚得很：他照你理想中的男人差得很远。

你**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想要结婚呢？是因为你的朋友都结婚了吗？还是被这个社会忽悠得觉得自己该结婚了？或是因为你不想再给女友和她们的老公当电灯泡？这些理由跟你**要嫁**的那个男人无关，但却预示着不幸的未来——在你们的关系中，如果没有给那个最本质的自己留出空间，你和他都将永远孤独。

社会对你说：人无完人，所以降低标准，找到谁就嫁给谁吧；还说，抓紧结婚就等于是买了保险，不然以后找不到更好的怎么办。可是，婚姻绝不只是买保险。如果你同意降低标准，那么你就成了“真爱不存在”这一信仰的追随者。而在女人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比这个信仰更阴险、更摧残人的了。嫁给谁是你一生最重大的决定。

而如果我们就这样结了婚，那就等于是我们沆瀣一气、打造了一个充斥了无爱婚姻和婚外情的社会。我们也开始相信，无论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多么精疲力竭，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生活了，甚至是当我们的丈夫开始跟别的女人上床，我们还是这么想。而降低了标准的我们，就把无爱的信念传递给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接受的是这样一种婚姻幻象，然而却有那么多人并未生活在这么美好的幻境里。比如在美国，由于晚婚和高离婚率，已婚家庭的比例首次降到了一半以下。1950年，已婚家庭的数量占全部家庭的78%，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却只有48%。1950年，所有家庭中只有9%是独身人士，而现在这个比例已经高达28%。

这些趋势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无法知晓。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大多数女人的生活中**没有丈夫**。

而在中国，偏离婚姻的趋势更为激进。结婚的时候，没有人会想着将来有那么一天两个人互相怨恨，而在中国的80后人群中，这恰恰是多数婚姻的去向。据民政部的报告说，在2005年，80后的离婚率已经高达57%，而那一年，最大的80后也不过只有25岁。如今在中国，婚姻给人们提供的只是安全感的**幻觉**，对很多人来说，婚姻是纯粹的亏损。

我看到过朋友们因爱而结婚，也看到有人到了觉得自己该结婚的年龄，好像“闹铃”响了一般，就跟当时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人结了婚。那么婚姻究竟怎样才算是成功的呢？是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彼此相守，直至“死亡将你们分开”？或者是别的什么？这是个典型的悖论——我们把婚姻想象得很美好，而实际上却不知该如何对待婚姻。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吧。超过半数的女人离婚之后成了单身；没离婚的人中，又有一半的女人，丈夫会先于她们死去。这就是说，女人一生中完全有可能再次独身。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是独自一人。这非常重要，我必须重复一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将是独自一人。

那么让我们来这样看待独身：独身是正常的生活阶段之一，或许它**就是**正常的生活阶段，而婚姻才是一种过渡状态。

社会关于婚姻的幻象导致女性生活中的浩劫。它骗我们进入欠考虑的婚姻，然后再要我们经历离婚的折磨，最后陷入全面的经济、情感和精神上的不安。

整个中国，整整一代年轻人成长在破碎的家庭中。离婚通常会给女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但至少我们可以掌控并继续我们的生活；可我们的孩子们就不一样了。在离婚这件事情上，孩子才是最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他们脆弱、无助，有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和负罪感——认为父母离异是自己造成的。

离异对孩子的影响也许是一生的。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离婚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我们这一代就成了第一代离异家庭子女。在我朋友们身上，我看到父母离异给他们造成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很多人长大以后不敢去爱，对生活中的可能性充满恐惧。

在婚姻不幸但并没有离异的家庭中，孩子也可能会经受一样的痛苦。一项研究表明，父母没有离异的年轻人中有一半认为，如果父母早离了婚他们或许会感觉好过些。

要想解决问题，就要先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所以，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我们这个社会关于婚姻的幻象。既然现如今婚姻的幻象和现实之间存在那么大的鸿沟，为什么幻象还能存在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单纯的文化滞后。如今我们女人可以不用婚姻而自己养活自己，但毕竟这是相对的新生事物；社会信条还没跟上这个变化。

但我认为文化滞后并不是幻象延续的主要原因。我们仍然紧紧抱住幻象不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希望**它是真的。

如今对女人来说，外面世界各样的机会着实令人兴奋，但有时选择也让人心神不宁。事实上，过于丰富的选择可以导致焦虑，正如心理学家 Barry Schwartz 在他的著作《选择的自相矛盾：过犹不及》（*The Paradox of Choice: Why More is Less*）中所展示的观点。书中援引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来到一家食品店，邀请顾客品尝六种不同的果酱。进行了品尝的顾客中，30%的人购买了果酱；第二个周末，她摆出了24种果酱。这一次，更多的顾客进行了品尝，但其中只有3%的人掏钱买了果酱。

当我们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的时候，风险可比选果酱口味高多了。我们眼下面临的这些个选择，其后果将伴我们度过整个后半生；更糟糕的是，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根本看不出它的未来光景如何。

生活中的选择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果酱样品，少一些会让我们感觉更安全。有时候选项少一些也让我们感觉更舒服，比如能有个男人将自己拥入怀中，该是件多么令人感到安慰的事情，要是这男人比我们年长一些就更好了。我理解这种感觉，我自己也是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我们向往着出双入对，我们爱上爱情，我们盼着自己能够归属于某个人。我们愿意去相信：在成年后的生活中，有一条可以预见未来的路，婚姻意味着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这让我们感觉无比欣慰。

婚姻不是灵丹妙药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总是以为结了婚的人更快乐。毕竟，我们的媒体总在大肆渲染婚姻与快乐密不可分；而我只是从表面理解这些报道，甚至在我 Global Rencai 博客上还引用过它们。

后来我去更正了我的博文，因为我看到了哈佛社会心理学家 Bella DePaulo 关于婚姻的研究报告。在《单身，不是你想的那样》（*Singled Out: How singles are stereotyped, stigmatized, and ignored, and still live happily ever after*）这本书中，她用超过三百页的篇幅深入细致地剖析了研究的主体：婚姻与快乐的关系。

相关研究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商科统计学课程一开始都会讨论的：因果与相关关系混淆。也就是说，尽管多数（但非全部）研究表明婚姻与快乐之间的确有那么点儿相关性，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能够说明婚姻对快乐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完全有可能是稍快乐一点儿的人最先结婚罢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有的研究只面向“眼下的已婚者”，而这些人或许是因为喜欢婚姻所以就处于已婚状态；但研究却忽略了那些因为婚姻不快乐已经离了婚的人。

可即便是这些研究如此偏颇，能够证明快乐感因婚姻而增加的证据仍然很少。如今被广

为引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快乐的 0 到 10 个级别之间，来自婚姻的幸福感只有 1.1，这又怎能证明这个社会关于婚姻的幻象：婚姻将人从极度的不快带向终极的快乐！

DePaulo 博士还研究了离婚人们的情况，她的发现让人更痛心。结了婚并维持婚姻并不对一个人整体的快乐感有多少影响，但结婚后又离婚就不是那么无所谓了。人们离婚后远不如他们在结婚之前那么快乐，并且许多离了婚的人比那些保持独身或维持婚姻的人寿命要短。

DePaulo 博士的结论是：对待婚姻和感情，宁缺毋滥。她说她的研究不是去鼓励人们结婚或不结婚，而是意在“促进对婚姻和单身问题更诚实的解读和报道”。她认为，社会的婚姻幻象误导人们相信，婚姻是获得健康和快乐的灵丹妙药，这一做法“在伦理上太不负责任”，并且也得不到科学研究的支持。

我相信婚姻是一生的承诺，但这不是说我就要瞧不起这个社会那么多单身的人。把这个世界划分为“正常的已婚人士”和“不正常的单身人士”，这本身就是错误的二分法。它排挤了太多的人，也让太多围城之外的人对围城内的生活有了错误的幻想。

社会将我们的确该珍惜的关系——婚姻——变成了女人生命中唯一要紧的关系。结果就是，人们认为已婚女人正常、单身女人不正常。这种态度是贬低和轻看了所有女人的生活。

而已婚的人同样受到婚姻幻像的戕害。我经常被朋友中有人离婚的消息给惊到：“什么？！不会吧！要是连他们都离了，地球都可能不是圆的了！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才知道，他们实际上已经挣扎了很多年，只不过在朋友面前一直若无其事罢了。这真让人难过。如果不是觉得需要保持那个婚姻幻象，如果不是对婚姻中的问题感到那么丢脸，或许他们早就可以从关心自己的人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

单身女人会羡慕结了婚的女人。可在我的经历当中，已婚女人也会羡慕单身女人。在我做副市长的时候，我那些做全职母亲的女友有时会来市政厅找我。她们看到我们如何改变世界，会羡慕我生活中有那么多朋友，而且生活如此有意义。而她们却在苦苦挣扎着，寻找自己的方向。

不是“剩女”而是“盛女”

华尔街杂志报道说，女人的薪水越高，她们对结婚的渴望就越弱。对三千名独身人士的研究表明，高收入的女性与低收入女性相比，不想结婚的人数是后者的两倍。“在一个女性真正具有平等权益的社会，婚姻和抚养孩子这两件事情上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普林斯顿人口统计学家 Chales Westoff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女性在经济上越独立，婚姻对她们的吸引力就越小。”

正因为如此，我非常喜欢演员李冰冰的建议——我们用“盛女”来代替“剩女”。这个说法非常巧妙：无论我们是单身、已婚还是离异，作为女性，我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让生命如繁花般怒放。

对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单身女性的快乐指数在 14 年间上升了 11%，而同龄的已婚女性的快乐指数则下降了 6.3%。研究者结论说：“如果婚姻是用来夸大女性个人快乐感的”，那么“其效果显然在近年大大衰退了”。杂志

Women's Day 调查了六万名女性，发现其中仅有一半的人表示：如果重新选择，还愿意嫁给自己的丈夫。在 2006 年，盖洛普组织发现，68% 的离婚或寡居的美国女性打算保持不婚状态。

在关乎婚姻方面持有非常有益观点的，是那些阅历丰富从而对社会的婚姻幻象有免疫力的女人，以及头脑足够睿智、可以自己做出选择的女人。这些神话般的女人都是谁呢？她们是经济稳定的（这一点至关重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乃至七十几岁的，或离婚或寡居，只要想结婚就可以再婚的女人。

我碰巧认识很多这样的女性，她们经历了或美好或糟糕的多年婚姻后又恢复了独身。经过最初的一段调整期，再次独身让她们如获新生。关于婚姻，她们不再受那些美丽幻象的影响，她们的生活令人兴奋、安定而又平和；她们身边友情围绕，而且通过一些爱好和各种志愿活动她们非常充实。在失去自我多年之后，如今她们尽享自由。而她们中的许多人也有着非常活跃的约会生活。

丹麦作家 Isak Dinesen 这样讲：“女人啊，当她们完全长大、已经把做女人这件事情搞明白、能够释放自己力量的时候，她们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生物。”这样的女人，她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普遍观点是：“一个男人得好成什么样，才能让我觉得放弃现在的生活是值得的啊！”听到了吧，这就是快乐、自信的女人们的心声。所有的单身女性，在准备尝试婚姻之前，都应该持有这样一种态度。

独身和婚姻都不是通往幸福世界的敲门砖。而婚姻的幻象却是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的，它存在于我们每天的对话里，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媒体中。无处不在的信息叠加到一起，把这个社会关于婚姻的幻像包装得像个普遍真理，几乎无从检验。

我看到过朋友们因爱而结婚，也看到有人到了觉得自己该结婚的年龄，好像“闹铃”响了一般，就跟当时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人结了婚。那么婚姻究竟怎样才算是成功的呢？是简单的法律意义上的彼此相守，直至“死亡将你们分开”？或者是别的什么？这是个典型的悖论——我们将婚姻理想化，却根本不明白婚姻是怎么回事。

任何其他人都不能让你变得完整。把这种压力放置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不公平的，都会导致痛苦和挫败。对女人来说，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只该是她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这个社会却总那么在意这个？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应当是强大的，任何一个女人迟婚的主张它不应该承受不起，更不应该被众人视作威胁。

不要只按照别人声称是正常或可接受的样子去生活。不要把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选择建立在过了时的社会教条上。不要掉进那个别人为你设置的、该在多大年龄之前结婚生子的圈套中。

社会教男人做选择，教女人被选择。作为一名职业猎头，我一步步地学会了我最需要的选择男人的**知识**；但那是因为，之前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活，那给了我做选择的信心。

婚姻不是解决你生活问题的万灵药，它不是那么充满魔力的、有改头换面作用的经历，也不是在你感到迷失和不完整的时候逃往的避难所。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结婚，婚姻只是人类多种关系中的一种，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退出。

人人需要安全感，但真正持久的安全感只能来自于你的内心；独立自主是亲密无间的前提。不要只是等着你的好男人出现，别忘了你自己是个好女人。婚姻无法使你完整，让你完整的是**你自己**。爱情无比深奥，但——婚姻不是。

第四章 你就想嫁个有钱人，是吗？

女人如果依附了一个男人，她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在这个个性使然的环境中，男人也都喜欢有个性有能力的女人。——杨澜

让我猜猜看。你就是想嫁个有钱人，对吗？

你是这么想的：有钱人也需要爱情啊，我怎么就不能爱他呢？

好吧。就算你爱他，可我们女人关起门儿来说话：如果他没那么有钱，你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爱他？

你不用回答——**我懂的**。我也是过来人。曾几何时，**我也**想嫁个有钱人。

1991年，我从杜克大学毕业的时候，中国正在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我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了。中国女人在美国开始受欢迎。所以，美国人不再认为我是个丑八怪，而是开始觉得我漂亮又迷人。时来运转的感觉真不错。

于是，我不断地有约会对象。他们当中既有有钱有势的，也有条件一般的。他们大都比我年长，生活基本成型，所以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去尝试他们的生活。这从我那时的衣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这些人当中，有人喜欢摇滚女郎，有些喜欢优雅淑女；而我就像个变色龙一样，不断配合着周围的环境变换着自己的肤色。我满30岁的时候，我那个包罗万象的衣橱里已经有了许多根本“不是我衣服”的、我再也没穿过的衣服。

而当我回想起那些交往对象的时候，我总会感慨：“我可真高兴我没嫁给**那个人**啊！”不过，我可不是说这些男人谁都做不了丈夫，我是觉得那些年自己还远不够成熟，根本无法做出那一生的承诺。

我想在那个阶段，再多的寻觅也不可能让我获得满足，因为我想从男人身上寻找的正是我自己缺少的东西。可要是为了讨人欢心我们削足适履，结果往往会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而当我们越来越独立，我们在感情当中寻觅的自然就更多了。

Mr. Right 不想做你的 Sugar Daddy¹

一个纽约女孩给自己打了一条这样的征婚广告：

本人今年25岁，很漂亮（真正的漂亮）。本人善于表达，品位高雅。欲寻年薪50万美金以上的男士。这或许直白了些，但别忘了，纽约中产阶级的年薪标准是过百万。故本人不认为这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¹ Sugar Daddy：指年龄较大且较为富有的男人；如果年轻女子因其富有而选择他们做丈夫或男友，就会被戏称为她们的“甜爹”。——编者注

本人**诚意征婚**。本人将真实想法摆在这里，存心羞辱者请免开尊口。漂亮女孩多浅薄，至少本人开诚布公。本人不会找自己配不上的人，望你在以下方面都能与本人相配：外形条件，文化背景，个人素质，持家能力。

一华尔街金融男这样回应：

你的征婚，在我等看来，无非就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理由如下。去掉所有废话，你提议的就是个交易：用你的美貌换我的钱。这好说。可这里面有个问题：你的美貌会消失，而我的钱却可能成为永久资产——事实上，我的收入很有可能会增加，而你的美貌却绝对不可能增加！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你是贬值资产而我是增值资产。而且你不光贬值，还会加速贬值。我解释一下：你今年 25 岁，接下来 5 年你可能都明艳照人；但是，再往后你就一年不如一年。你会老得相当快，等到 35 岁——你可就彻底没法看了！

所以，按华尔街术语，我们会认为你是只“交易股”，不宜“持有”。可是难就难在——你要的是婚姻。“买”你挺不划算的（这是你的要求），所以我会考虑“租”你。你大概觉得我这么说很残忍，所以我解释如下：我的钱没了，你不干；你的美貌没了，我也不干。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就这桩生意而言，最合理的方案不是结婚，而是约会。

又：我刚工作的时候，学过“市场效应”。我怀疑一个“善于表达、品位高雅、真正漂亮”的女孩为什么没找个 Sugar Daddy。我也很难相信，如果你真像自己描述的那么好，为什么那个“年薪 50 万”没有去找你——试用的不算。

还有——要是你能自食其力，我又何必苦口婆心。

希望我的话对你有帮助。若你愿意考虑“租用”方案，请与我联系。

就这样，关于女人的美貌和男人的金钱之间的交易，在这样一个明眼男人的分析中昭然若揭。

我真的懂的——有个有钱的男朋友的确有许多好处。他带你出入豪华酒店，飞遍各大都市，让你锦衣华服。

可是有钱男人，特别是年龄大的有钱男人，他们往往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你如果把自己塞入他的生活，你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做他的女朋友，甚至是老婆，抚养他跟前任生的孩子就**变成了**你的生活。这还不算，待你花容不在，你连这样的生活都会失去——他又去找了个“二奶”，这也算不得稀奇。

不要依赖男人来养活你，那就象病人依赖呼吸机而存活。如果你心中，你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男人我都能过得很好”，那么你永远都不会跟任何男人彼此真正对等。女权主义领袖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在 77 岁的时候，这样劝告女人们为自己的今后打算：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反正要结婚，所以从不做打算；我做什么都像是临时为之。总觉得我们将来的丈夫和孩子才是我们对未来的打算……而我 50 岁之后终于开始存钱了，这让我终于不再担心自己最后沦为一只老穷鬼；而我也终于有信心自己将来老有所依了。

她的话里最触动我的，不是她不能“沦为老穷鬼”，而是“不会沦为老穷鬼”这个认识让她的生活底气十足。

我有很多有钱有势的男性朋友。从他们身上我发现一个共同点：一个自重的男人（你唯一应该考虑的那种）不会有兴趣给别人做 Sugar Daddy，并且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冲着钱来的。他当然也不会只让自己被利用而不去利用别人。就像那个华尔街金融男所说的：我既然能租，为什么要买？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出色的男人，你自己要先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一个好男人想要的是一个跟自己对等的同伴。

我和你一样，我也想有个舒适的家，我也喜欢美好的东西，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要有什么。但是，得到更多金钱和权利的途径，要靠自己去争取。

自己赚钱吧，姐妹们。需要让他知道，你的生活你做主；只要你想，来去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要是你们俩相处不来怎么办？要是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消失了怎么办？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IBM的高级经理周若仪跟我分享了她对女儿们的劝告：

你们的外祖母给我的最有价值、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建议是：女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对你们，我要加上一条：等你完全确定自己从经济上、情感上、生理上都能够独立抚养孩子的时候，再要孩子。

可要是有个有钱人愿意资助我呢？

有个 Global Rencai 的读者这样写道：“可是，如果我找到一个愿意资助我的有钱人呢？他愿意出钱供我读 MBA，然后还愿意出钱帮我创业，我难道不能嫁给他吗？”

奥地利犹太神学家 Martin Buber 在他 1923 年的著作《我和你》(I and Thou) 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我-它”，是将对方视为物品，眼里只有对方能为自己做的事情；第二种是“我-你”，将对方视作主体，所以会像了解自己一样地去了解对方的需要和感受。

如果你和一个男人之间是“我-它”的关系，你那不是爱他，你只是在拐弯抹角地爱你自己。你这种态度表明，你并不是觉得他有多么特别，而只是看到了他对你的生活的用处。换一个同样宠你的男人，你也会嫁的。

很多人为了钱结婚，这甚至让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很酷。可别忘了，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

你不想被这个社会逼入无爱的婚姻，可你这么做恰恰是自己走进了无爱的婚姻。当你为了钱嫁给一个男人，你不光是物化了这个男人，还物化了自己；这是因为——本来你是个抢手的结婚对象，但你只想找个有钱人结婚，这就让你自己的价值根本无从衡量。

婚姻让你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减少。不要让你生活中原本无尽的可能性因嫁给了一个你不爱的人而消失。你值得拥有更多。

要是他生意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他需要你来养活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你和他都没钱了，你还会那么爱他吗？如今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巨额财产可以在顷刻间化为乌有。一个今天的有钱人可能明天就变成穷人，而今天的穷人或许明天就变得富有。我还在房

地产界的时候，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他们昨天还是亿万富翁，今天就一贫如洗。我劝你要为爱结婚，并不是说有爱就一定意味着没钱。应当这样看待男人和金钱：要嫁给一个跟你具有同等金钱价值观的人。如果你想积累财富，就不要嫁个只爱打网游、花钱如流水的男人；如果你不大在意金钱什么的，只想攒够钱偶尔旅旅游、长长见识，那你最好嫁给一个也是这么想的男人。

做妈妈意味着两难

为生活做打算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在一个家庭建立之前就去琢磨它的风险和收益，这看起来不近人情也破坏情绪，所以很多人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心里面有的只是对婚姻最模糊的良好愿望：“我们都希望有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我们都想要孩子。我们愿分担抚养孩子的义务。我们相信男女平等。”但是，很少有人会在结婚之前对于成立家庭所涉及的现实问题进行过现实的讨论。

可是，一个原本运行正常的二人世界，当第三、第四个成员出现的时候就变得复杂很多。人们不断对你说，有了孩子之后生活就再也不一样了。我在做母亲的时候，已经见过很多朋友做母亲，可当我有了孩子之后，养孩子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仍然把我惊得目瞪口呆！

做父母有很多快乐，但也有很多损失。做父母紧张、耗时、让人精疲力竭。而与其他工作不同的是，这是一份每天工作 24 小时、一年 365 天的全天候工作。当你做了父母，你连一天都很难规划，更何谈规划你的职业。而当有了孩子，女人们才意识到想协调好这两件事真是难上加难。

作为女人，我们中绝大多数都不想独立承担所有的抚养责任。我们享受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美妙时光，但我们也需要生活有其他内容。

与以前的男人相比，如今的丈夫们做更多的家务，也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但是要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我们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绝大多数女人在做家务和抚养孩子上的付出都比男人多。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做妈妈意味着两份全职工作。

而每当男人在这些事情上伸手帮我们一把的时候，社会就会对他们赞扬有加——因为按照定义那些是该女人干的事情。有时候在周末，我看到我的男性朋友在网上将自己的状态改成：“老婆去做头发了，我在给俩孩子当保姆！”每次我都忍不住发笑，很想评论一句：“老兄，用词不当吧，你那叫‘当爹’——那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做一些个人的活动，比如健身、吃饭和从事业余爱好等。而孩子还小的女人呢，你上一次听说这样的妈妈去打高尔夫球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社会学家们发现，对于工作和家庭的结合，男女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当出现“多任务处理”的时候——比如一边看着孩子在操场玩耍一边接客户电话，男人会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老爸”，而女人只是感觉到压力。这些发现来自为期两年的“500 个家庭研究”。结论发表在由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办的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2011 年 12 月号。

研究发现，爸爸们在看孩子的时候，比较喜欢搞一些“互动式活动”，这些活动“比老套的哄孩子玩的把戏要好玩”。妈妈们看孩子的时候，更喜欢给孩子安排一些差事，让他们去做活动，或监督他们写作业。爸爸们下班回家后，他们觉得压力减小、情绪变好；而妈妈们下班后是开始上“第二个班”，情绪上没有什么改善。

研究的牵头人芭芭拉·施奈德说，这些新的数据帮助我们解释了这一矛盾现象：男人更顾家了，但并没有让女人们变快乐。

难怪很多孩子妈妈们总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总是抱怨生活压力太大。一个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女人，她的生活比结了婚有了孩子的男人、比单身女性和单身男性都要难很多。

女人承担着做父母的成本和风险

很多女人把丈夫的事业放在首位，在现代婚姻中仍然如此——即便她们有了更好的事业，甚或比丈夫挣钱多。这种以男人的事业为优先的做法，通常对夫妻双方来说竟然是想都不用想的一件事。比如，现在是五点半，六点钟就要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了。那么肯定是妻子放下手头还没完成的工作去接孩子。再比如，妻子和丈夫的工作都很好、都需要经常出差，那么就非得有一个人不能再那么频繁出差。又是妻子，她主动把自己的事业降格。

你或许觉得，既然你丈夫能够在经济上供养你，你就可以不那么关注事业了，可以换个轻松一点儿的工作、减少工作时间，甚至有几年干脆不工作了。你还觉得，当有一天你想重振自己的事业，职业的世界还会敞开怀抱迎接你。

可是，你的这些设想充满了风险。社会还没发展到能够按照你的时间表来容许你降格或升格自己的事业。作为猎头，我每天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你将自己的事业心放在了次要地位，它将导致一连串、长期范围内对你生活和事业的双重影响。那些主动让自己事业缩了水的女人大多数再也跟不上趟。她们的技能过时、人脉过期，取代她们的是别的更有抱负的人。女人极少能够在职位水平上接续她们当年离开时所放下的工作。

做父母和干事业在成本和收益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当男人在经济上供养家庭，他们的成就就会不断得到认可。通过事业，他们也获得了长久的友情和人脉资源。

相反，女人的角色却得不到经济上和社会意义上的补偿。全职母亲通常自信心和自我认可度都很低，即便在照顾孩子和社交能力方面上也是如此。做幼小孩子的母亲是沮丧产生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而母亲身份本身，在女性老年的时候，也是贫穷现象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而且，这会慢慢导致丈夫与妻子在兴趣方面的分化，导致两个人开始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看看周围那些生活得一板一眼的女人吧：早早结婚，然后在贤妻良母角色中失去了自我。她们不再关心自己，不再给自己成长、学习和创造的机会。

很多女人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40几岁的时候，丈夫身边有了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们就被无情抛弃。每当我听到男人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总结自己从前整个的婚姻家庭生活史，我就浑身发冷——“她让人烦透了。”

怀孕和抚养小孩子是女人生活中最脆弱的时光。婚姻和孩子的风险对女人来说要比对男人大很多，因为所需要的各种成本——照顾孩子、时间、情感、职业机会、经济安全感，都由女性来承担。

而那不成文的合约是：丈夫会把将来挣的钱拿来给我们和孩子用。可是从各种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早结婚的女人早离婚的几率也更大。而即便是男性被要求在离婚后继

续供养前妻和孩子，女性在离婚后也往往会陷入糟糕的经济状况。

在中国，通常离婚之后男人的财富会增加，而女人和孩子变穷的可能性却很大。绝大多数女人再也无法在经济、情感和精神上翻身。可让人惊奇的是，尽管如此，据民政部的报告，中国有70%到80%的离婚是由女性提出的。这也说明了她们的婚姻生活曾是多么糟糕。

社会认为，我们女人把家庭放在事业之上是一种美德。“你为了老公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这太伟大了！”所以，尽管我们把照顾孩子当做一项有终极意义的工作，大多数男人可绝不会欢呼雀跃着要做全职爸爸。

我也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些。在我成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赞成我的女性朋友呆在家里带孩子的。我觉得女人应该要有选择，而有选择意味着我们不该因为决定专心养孩子而被看低。在政治上和哲学意义上，我依然这么认为。

而从现实意义上，我现在的观点是，做个全职照顾家的主妇对任何女性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我看到周围那些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家庭中的同龄人，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落得孤独、厌烦、失落，最终变得抑郁。她们中许多人很富有，所以钱不是问题。可金钱无法让你那与外界隔绝的痛苦变得麻木。我最快乐的朋友们，是那些对家庭之外的世界有所贡献的人。

作为女人，我们需要有在家庭之外的角色。这对于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和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来说同样重要。而培养孩子们独立精神的最好方式，就是展现给他们一个独立母亲的形象。

我们如何才能让女人们既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又能拥有健康的家庭呢？在如今职业发展的高速路上，我们需要有效的“停车带”，让男人和女人可以暂时离开“主路”，去照顾孩子或年迈的父母，之后还有重返职场主路的机会。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制订了男性带薪服两年或四年兵役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不男性和女性制定一项家庭休假的政策呢？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志于为女人和家庭建立一个类似的系统，事情是能做成的。

同时，那些以未充分就业的母亲为主要劳动力的公司，很有前瞻性，前景看好。这一点上，只消看看那些由女企业家在成为母亲后建立的了不起的公司就知道了。

拥有一切的意思是不要凡事亲力亲为

有些名人做什么好像轻而易举。例如安吉丽娜·朱莉。她是一个票房皇后，大美人，而且还嫁给了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之一；她是一个世界级的人道主义者，还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她当然不是自己做的。据报道，她至少请了五个保姆，当然她从来不让保姆出现在镜头里。除此之外，她的“安吉丽娜公司”还有许多教师、清洁工和私人助理。

我非常佩服安吉丽娜。她的演技当然是没的说，她也比其他好莱坞明星都更加努力地经营自己的正面形象。这让她成为了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女明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大可不必因为看到安吉丽娜把自己包装得像个超级妈妈，觉得自己做不到她那样而羞愧。

也时常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事实上，我没有“做”。我有一个绝好的丈夫，我还请到了一位全天候保姆，她照顾我的两个女儿、为我们做饭。家里的卫生也会有钟点工定期来打扫。

几乎每一家大公司的 CEO 都是男性。每周 80 小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呆在家里看孩子。他们用不着那样，因为他们大都拥有两样非常重要的资产：一个全职太太和很多付费的家政服务。

拥有一个全职太太真是再好不过了：她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孩子；她为你操持家务，她每时每刻都在，而且她还跟你过性生活。不过，全职太太养起来也不便宜。网站 salary.com 对全职妈妈的估值为每年 115000 美金。那已经相当于一个全球公司的总经理或副总裁了。

而家政服务也不便宜，在美国尤其如此。这就是说，你需要挣很多钱去应付这笔开支。所以说——你需要等到自己在经济上稳定之后再要孩子，这对你自己和孩子都好。

做到这一切——追求梦想，做好母亲，又保持清醒而优雅，秘密就在于不要亲力亲为。方法如下：首先，嫁给一个能够成为你真正伴侣的人，这才是对你最大的帮助；然后，找到你周围能够找到的所有帮助，或许从你自己的父母、公婆那里，或者是家政服务，以及其他任何你能够获得帮助。

对于当今的女性，婚姻和作母亲带来重大的好处，也带来巨大的成本和风险。成功的婚姻并不要求男女完全平等，但它要求你和你未来的丈夫必须对生活的安排意见一致。

这个社会总在催我们结婚，但在婚礼之后，它的教义对我们的生活就不再有任何帮助。所以，新娘们规划的就只是自己的婚礼，而不是自己的婚姻。

而早做打算对你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正像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Gloria Steinem) 说的那样：

是否早做打算，是最可靠的划分阶层的标尺。富人通常提前规划几代，穷人则只想周末怎么过。照此看来，即便是名门千金也该算是较低阶层，因为她们把自己人生的控制权交给了丈夫、孩子、社区和社会。

你梦想中的生活是有意义、充满了爱的生活，对你来说这是必须要有的梦想。不要因为想象中的某种奢华生活，或是理想化的做母亲的生活，就放弃你的梦想。我们的生活是多变的。环境在变，生活在进步，我们也在进步。如果你想拥有一切，你就能拥有一切；但在去往目标的路上，在每一个路口，你都必须要看清楚面前的选择，早做打算。

第七章 探求你生命中无尽的可能

成长得最快的是那些在每一个新岗位上都能充满好奇、象海绵一样不断吸取和不断学习的人。这就是所谓的 intellectual curiosity，对不懂的东西好奇，想掌握它。——

張欣

如果你正单身，千万不要不把单身的时光当回事儿。单身阶段非常重要。它正是你发现心声、追寻梦想的好时候，而你做这些的方式跟你有伴侣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快把这个念头扔掉吧。从今往后，生活对你只会越来越苛求。或许不久你就要肩负起新的、那种长期的责任，你的生活会从此围着它转。

所以，不妨用这几年的时间四处闯一闯，探求生命中那些无尽的可能性吧。

享受转瞬即逝的自由时光

这是你生命中唯一一段可以自私一点、自我一点的光阴，所以千万不要总是闷在家里，盼着早点儿把自己嫁出去。你离开父母的家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家庭之前，是一段多么珍贵的时光！

现在你应该走出家门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晚饭吃点儿什么？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换个约会对象？买不买那双贵得离谱的鞋子？——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后你很难一个人说了算。单身的这些年，将是你唯一一段可以完全一个人去尝试、去施展拳脚、去生活、去爱、去笑的时光。

单身应该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几年——而且一定是最好玩、最多姿多彩、成长最快、学得最多的几年。不要不自信，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做决定就是了。在这个阶段，所有的门都还没对你关闭，未来的所有可能性都对你敞开，那么就去迎接门后面的未知世界吧。

自由是对你单身状态的最佳奖赏。哲学家们告诉我们，自由是在精神上获得成长的先决条件。所以，好好利用这段特别的光阴，来想想自己是谁、要什么和如何与众不同——展开你的羽翼，朝着自我发现的方向飞翔吧。

当你还单身、也没有订婚的时候，要专注于你的事业。不要让你的事业只是被这样一些因素牵着鼻子走：你过去所学的专业、来自同龄人的压力、你父母朋友的孩子怎样成功的，也不要因为等着结婚或做母亲而放松了自己的事业。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跟自己的心走，或只专注于那些跟你最喜欢的事情相关的工作。

我缓缓起步的第一份事业

刚到洛杉矶的那几年，我一直觊觎的公司是 Maguire Thomas Partners，在当时它是全美最具创新精神、资金最充裕、最富冒险精神，总之最酷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Maguire 以在西海岸建造了最高的写字楼而闻名。建造这样的写字楼，背后的竞争有多么惨烈都用不着我来渲染——那雄浑阳刚的大楼形象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这家公司里面工作着的可谓都是“飞机中的战斗机”。我太想跟他们一起工作了。可我当时什么都不是，Maguire 也不招实习生，而且那个年代也没有互联网，对它我简直是近身无门。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如此向往的这个行业是个很男性的行业，但实际上我对男人几乎一无所知。这方面我得抓紧学习。

起初我真是一筹莫展。后来，通过调查，我发现 Maguire 有两个高级合伙人是南加州大学建筑行业协会（USC Architectural Guild）董事会的董事，而这个协会是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的慈善募捐机构。这倒可以作为我接近公司的“后门”。我虽然没钱去参加他们华丽丽的募捐活动，但我可以用做志愿者的方式“捐”出我的时间。于是每周我都挤出十个小时来做这项工作。那个时候没有电子邮件什么的，所以每次活动都需要大量

的手工工作，比如装信封、贴邮票、摆椅子等等。我什么都做，而且全都不要报酬。我的幕后工作保证了那些活动光彩夺目、完美无瑕，在那些重要客人面前给董事会的VIP们挣足了面子。

当然，那些VIP们不是傻瓜。几个月后，在协会的活动预告中，我的身份已经是正式的“委员会成员”了。就这样，做了两年的志愿工作后，我被正式任命为这个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人们很吃惊，寻思着：“如此声名显赫的慈善机构，一个年纪轻轻的华裔女孩子竟然进了它的董事会？她一定很有钱！”

那个时候，我已经赢得了董事会里面两个Maguire公司高管的信任，所以我能够很自然地向他们打听公司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

就这样，我获得了自己第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公司里的一个项目助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份工作或许看起来并不理想——我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不做秘书的女员工，而我的工资连女秘书的一半都不到。但是我真的欣喜若狂。

回头看看，如果要给做开发商的自己打分的话，我会给个A-。这个不大好解释，因为我那时工作很努力，并且挣钱也相当多。我那时挣的钱在全美国同龄的女性当中都属最高的极少数。如今我明白了房地产并不怎么适合我，可那个时候我还认识不到这个，原因很简单：我只懂这一行。于是我陷在其中不能自拔。

看到这儿，或许有人会觉得我这十年又是伺候人，又把两个硕士学位白白浪费在一个后来再也不做的房地产业上，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那是在浪费光阴。这是因为，我那数千个小时并不只是花在了设计人行道宽度、规划现金流上面，对我后来的发展最有价值的是我在那些年发展的一些软技能：

- 通过自闯天下而收获的信心
- 强者如何相互沟通
- 如何从不同的资源中吸收和消化各种知识，形成系统、有序的看问题的方式，这些知识包括结构工程学、建筑设计、金融、政治等等；
- 如何不被眼前的困难击倒（这相当难搞，比如一块毫无价值的土地），并能大胆放眼未来、专注长远；
- 如何发展一个理念，并把它推销出去；
- 如何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让那些相关的、令人激动的人士被你所吸引，想和你一起做事；
- 如何建立与他人真正的关系。

所有这些技能都对我的个人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我在31岁时被任命为洛杉矶副市长的关键因素。这一切也都要归因于我一直对自己的道路充满激情、活力，能够全身心浸润于各种学习。事后看来，我在二十几岁的收获非同小可，只是并非按照我原本的设计罢了。

我在市政府工作的后期，经常半夜躺在床上，琢磨自己政治生涯结束之后做什么。我当时还是一门心思地想着房地产开发。可是——去哪家公司，做什么职位呢？

在四年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我悄悄联系了一名猎头，他服务于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一家面向全球精英的猎头公司。我们共进早餐。

我：“时间差不多了。我准备回到房地产业。”

猎头：“你现在的职位相当高，而你卸任的时候年纪也还不大。人们都盯着你呢。你可得保证自己的下一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咱俩不正说这个事儿呢么？”

猎头：“是啊……你可得保证，下一步职业道路的选择必须能让你取得真正的成功。”

呃……这个对话开始让我感觉心里没底了。

我：“我做开发商不是挺好的么？我的两个硕士学位也都是这个领域的呀。”

猎头：“Joy，你是个好开发商。但是说实话，即便是在洛杉矶这个地界，也有比你强的开发商。我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成功。你应当专注于你真正的强项。”

天啊！我仿佛看到我的一生在眼前一闪而过。我才三十五岁。难道我的事业已经到了顶峰了？难道我的事业、生活，从此就要踏上漫漫下坡路了？

我：“我还以为我真正的强项就是房地产开发呢。”

猎头：“我看到你的强项在于与人沟通。你可以跟总裁们交谈，也可以跟无家可归的人聊上几句。你很宽厚，你能够本能地感知到人们需要什么，而且还总能找到办法，把他们所需要的给他们。你能把各种想法很有创意地联系起来。这些你比谁做得都好。”

我：“可这些跟我的职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你觉得我该去做销售？”

猎头：“非也。销售是一对多的行为，而你的能力更个人化一些，是一对一的。我觉得你应该认真考虑一下精英猎头这一行。我想介绍你来我们公司。”

经过八个月与这家公司的接触，也权衡了一些其他的机会之后，我加入了 Heidrick & Struggles。

你的A+技能是什么？

当我回过头去看，这个猎头朋友所指出的那些A+技能正是促使我在市政领导和猎头行业成功的关键技能。在做房地产开发的时候，媒体根本没有兴趣采访我。目前为止，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来自于房地产之后的职业。

在做开发商的时候，工作就是工作，玩乐就是玩乐；而如今我如此快乐，正是因为现在的工作恰是自我的一种延伸；并且，工作虽然有挑战，它同时也是我表达自己的形式。如今工作和玩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你的A+技能是什么呢？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在做它的时候，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心流，感觉就像是为自己在这世的人生而欢歌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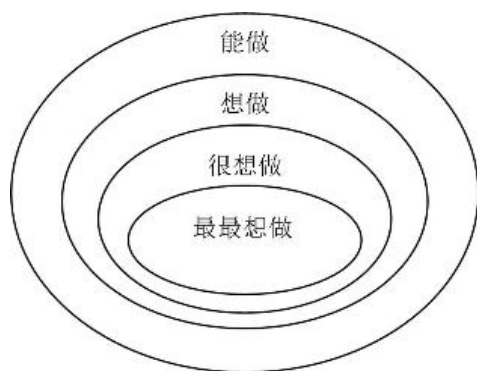
我很幸运，有这么个猎头朋友精确地总结了**我的A+技能**。在他总结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被搞糊涂了。“是啊”，我想，“**我的确喜欢派对、帮助有意思的人们建立联系，可那不是工作啊！**我无法相信，“与人接触”、“沟通想法”竟然能被当做是“技能”。我觉得“技能”应该指的是诸如拉丁文、金融学等那些需要花时间而且还不一定学得好的东东。

生为中国人，我们很熟悉努力学习、肯吃苦的观念，所以我们顺理成章地认为工作**就该**是辛苦的。工作起来如果感觉很容易、很自然，那就有违我们的直觉了。

我是这么看的：没错，工作应该是辛苦的。为获得心流，我们必须挑战自己能力最外围的极限。但是我们应当围绕着最自然的A+技能去选择工作的**类型**。

想知道这些年来我认识的那些超级成功人士们又如何？他们可不是超人。如果像当猎头一样坐下来评估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拥有A+技能，而只是在自己选择的那个职业领域所需要的关键技能方面具有A+的表现。

为了从职业中获得满足感，你需要善用你的长处，**并**赋予生活以意义。以色列教师Tal Ben-Shahar 写到，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哲学教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人生苦短。选择道路的时候，先要确认你能够做好的事情有哪些。从这些事情当中，选择你想做的。然后，继续缩小你的选择范围，找到你很想做的事情。最后，再从中选择你最最想做的一——就做这个。”



我在做猎头的时候，常常惊讶于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特别、独一无二。两名候选人的简历可以不分伯仲，但我跟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对两个人的感觉可以完全不同。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技能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的生活所需要的意义、我们发现意义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不到四十岁，不要过分忧虑你的事业

你的事业不会在两年内成就，而是要经过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你会有好工作、坏工作；好老板、坏老板。你的强项将在你对它的日积月累中逐渐显现。

不要为一下子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烦恼。允许自己四处闯闯。比起你在职业当中做的任何选择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你**当前**的工作中坚持每天学习、进步。

想在二十几岁就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很不现实的，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很难学到走向成功所必需的技能 and 经验。因此，不要指望在二十几岁找到完全让自己满意的工作，更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就能变成百万富翁。你应该做好准备，花上几年时间去做那些重要人物们不愿意做的、看起来像是打杂的工作。

你要将每一份工作都看做是在一个新的地方、跟一些不同的人学习的机会。有时候，从那些经营较差的公司、糟糕的老板身上，你能够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好的工作环境中学到的还要多。利用这段时间去听、去观察，去操练自己的战略性思维，以及与周围的人好好配合。如果你能够有意识地每天学习，你一定会不断进步。

顺便告诉你们，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么你接触好男人的机会是现成的。很多女人在面对每一次职业改变的时候会思前想后，但在确定恋爱关系方面却颇为草率。对于你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实际上在二十几岁唯一可能会犯的比较严重、让你的一生从此改变的错误是婚姻的决定。所以，不要纠结于你的职业选择了，去想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吧。

我很理解那种在太多选择中挣扎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来自洛杉矶前市长 Richard Riordan。他是靠自身奋斗成功的亿万富翁，一个睿智男人；他曾经多次成功地突破自我。他对我说：“放宽心！不到四十岁不要过分忧虑你的事业！”

起初，Riordan 市长的话让我很不理解。我觉得四十已经老了，可能都太老了，怎么可能去发现一个人真正的事业。如今，作为一名已经跨过四十门槛的猎头，我意识到他的话的确意味深长。

靳羽西，洪晃，比尔·盖茨，奥普拉，这些一直都很成功的人，在四十岁之前都是一直在充分伸展自己。到四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边前进边继续重新塑造自己。他们变得如此灵活、成熟而强大，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他们始终在浪尖弄潮。他们持续改变世界。

我们生活在 21 世纪初这个混乱无序的时代，我们一生都会面对大量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在你生命的整个历程中，你不光会有多个工作，还会有多种职业，就像我一样。即便你在某一职业领域中干上一辈子，那个职业十年之后的光景跟现在相比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就是说，我们都必须不停地再塑自己，一次又一次，终此一生。加拿大冰球运动员 Wayne Gretzky，尽管从身高、力量、速度等方面来看都很平凡，但却凭借他对这项运动的理解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冰球球员。他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是：“一个好的冰球手，冰球在哪里他就在那里；一个伟大的冰球手，冰球要到哪里他就在那里。”

每一天，每一年，看看世界如何变化，关注于自我成长，让自己在新的世界中尽情绽放。因为在“发现”自己职业的过程中，你真正做的事情是在“创造”一个更坚强、更聪慧、更明智、更成熟、更好的自己。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创造自我的过程可以在睿智长者的指导下，大大加速。羽西，莫琳，还有 Maguire Thomas Partners 的人，都以他们自己为标杆，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影响。从他们的建议中我直接受益，跟他们一起的时光也让我学到很多。

你的导师其实并不一定需要多么独特或有权力，只要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就够了——事实上，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么怎样找到一位导师呢？我想到了一位好友 Joel Kurtzman 的话。Joel 是位世界顶级的商业战略家，《哈佛商业评论》的前任主编。他曾说，每一位成功人士都得益于他们的导师，而把一个人变成自己导师的最佳途径，是让自己成为导师不可或缺的助手。

这也是我接近自己各个导师的方式。当你发现有一个人，你很想他或她成为自己的导师，不能直接去问“您能做我导师吗”，而要以一个能够为导师做些什么的人的身份去接近对方。想想导师的目标，想想他或她需要什么，而所需要的这些事情你又能够完成得很好，然后免费为他们做。

同时，你也可以从那些遥不可及的成功人士身上学到东西。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资源库，而我刚起步的时候它还不存在。网络上那些杰出的人士实际上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虚拟导师。你可曾从别人的博客或者微博里面看到什么让你突然有所顿悟的东西？而这些点滴的互动累积起来，效果绝不亚于你得到导师几个小时的当面指教。

我每天都要在网上花些时间，从那些改变世界的思想家和慈善家们身上不断学习。这样一来，我就有了许多素未谋面的网络导师。

“对自己手下留情”(Go easy on yourself)，这是来自 16 世纪罗马天主教圣徒 Francis de Sales 的一封信。五个世纪之后，它讲述的真理毫不褪色：

亲爱的，

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耐心，但最主要的是要对自己耐心。不要总想着自己的缺点而感到泄气，你要随时、不断地去修正这些缺点——让每一天的自己都是新的。无论你的任务是什么，每一天都要像第一次面对它时那样开始。不要跟自己说，“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年，今天可以休息一天。”不可以！每一天都要是新的。每一天都是你的第一天。

还有，记住，要有耐心。你会失败的——而且不止一次。但要有耐心。

你真诚的，

Saint Francis de Sales

好好做些让你感觉有激情的事吧。通过努力工作你才能发现激情所在，培养对自己更好的理解、爱和尊重。在工作领域做一个竞争者，你会发现取得成就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在你认为重要的工作上有所成就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要敢于梦想。你既不普通又不平庸，所以不要总奔着普通或者平庸的生活使劲。你要努力成为比你认为的自己更好的人，比别人告诉你能成为的那个人更好的人；让你的每一天都像是一次探险。

不要让任何事情阻碍你的梦想。探究自己灵魂的最深处，快乐、优雅地面对生活的挑战。追逐自己的梦想，不要让任何人质疑你的选择。抛开重力的羁绊，一飞冲天！

然后，冲下面的人抛个媚眼儿，微微一笑，晃晕他们。

第十章 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

女人也好、男人也罢，其实核心词都是人。——王利芬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四处约会，不过总体来说感情生活不算如意。18岁的男孩子崇拜我，50岁的老男孩更崇拜我；而跟我年龄相仿的男人却好像还没完全长成——其实我也一样。

我和女友们常常在酒会上一起剖析我们认识的男人们，然后感慨：“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电视剧《宋飞正传》(Seinfeld)里古怪又可爱的 Elaine 的话让我们颇有同感：“我不是同性恋。我讨厌男人，可我不是同性恋。”

当今男人们的问题

中国男人可真有福气，是不是——他们小的时候有妈妈照顾，长大了又有老婆照顾；在家不用操心做家务、看孩子，而在公司又占据大部分的领导岗位。

可男人拥有的这些权力，可以说都来自于一种“浮士德的交换”。在古老的德国传说中，浮士德是一名成功的学者，但由于对生活不满，他与魔鬼米菲斯特做了交易，以自己的灵魂来换取无穷无尽的知识 and 俗世间所有的欢娱。

男人的力量建于流沙之上。社会评判男人的依据是：事业成功、能养家。男人的价值是按照他拥有的资产的多少来评估，而那并不是他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事情。《纽约客》里有一副卡通画，画的是酒吧里两个衣着光鲜的中年男人，一个对另一个说：“金钱就是生活的成绩单。”这个社会不光是反女性的，它也是反男性的。

如果你不是通过竞争才感觉得到自己的价值，或者你即便是输了也不会被摧垮，那竞争本身也无可厚非。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如果一个男人没钱，他就没有价值；对男人来说，谁赚钱多谁就是赢家。如果一个男人不是个优胜者，那他就只能是个失败者；而且失败的代价远远超过他面前的比赛——他只能出局。

男性电影和视频游戏里面，充斥着这样的信息：强者就是要很暴力、很伤人。“男子汉”就要像(《终结者》里面的)阿诺德·施瓦辛格那样，惜字如金——“I'll be back.”

做男人意味着冷漠、无情、全副武装。一个男人如果是单身汉，这非但没什么好担心的，甚至还挺性感。如果一个男人很疼老婆，他的男子汉气概就要受到质疑了，所以人们才会总拿上海男人娘娘腔、会做饭来说事儿。

做男人就意味着强大、独立，要在华丽的孤独中施行统治；男人从小被教导不可以依赖别人，甚至不能受他人影响——而在任何关系当中，人们免不了会受他人影响。很多男人在情感上变得离群，难以结交朋友。而所有这一切，对他们自己和想去爱他们的人来说，都造成巨大的个人损失。

可是人类对于孤独的忍耐能力是有限的。美国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这样说过：“男人在沉静的绝望中生活。”心理学家 Terrence Real 最畅销的书《男人其实很忧郁》(*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Overcoming the Secret Legacy of Male Depression*)

中写道：

跟传统中虚构出来的那些孤独而又过于自信的英雄人物不同，真实世界里的男性需要有社会联系，而且他们的需要丝毫不亚于女性。自我价值的感觉中也包含一种归属感，要有人在乎你，要有人愿意跟你亲近。在一份健康的感情当中，成就来自于基于稳定关系之上的爱和付出，而非看似光鲜的生活。

这是对现代男性生活最残酷的讽刺：这个社会训练男人们，让他们为成就而奋斗，让自己因此而值得爱；但他们对成就的追求却将他们从与人的联系中隔离。做一名现代女性很难，但做一名现代男性同样不容易。

在中国文化当中，男女之间缺少爱情并不少见。我们的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从来不奢望在她们的婚姻中有爱情，因为爱情在我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中从来都不是必要的成分。

而等级观念跟爱情是对立的。真正的爱情只能存在于两个自由的灵魂之间；当一个屈从于另外一个，两者之间可以有感恩和虔敬，但不会有爱情。在从古至今中国的历史上，家庭的构造中是以顺从代替了爱情。

有了这个背景知识，我们可以开始了解男女之间爱情的本质。激情之爱在社会旧秩序中只能待在角落里。在它出现的时候，也总是被粗暴践踏和排斥。梁祝式的人物只能殉情化蝶，因为他们别无出路。

而美丽的爱情传说却永世流传。这正是由于它表达了我们灵魂深处的渴望——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渴望敞开，被另外一个人所了解、爱和感动，去体会我们人性当中的那种快乐和幸福。

我们如今觉得好男人难寻，因为我们是第一代要求得到爱情的女性，而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男人们，都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得到爱情。

不过这也正是我希望今天的女性能够找到我们需要的男人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的，男人也需要。其标志就是：很多男人已经迈出了一步，向女人伸出了爱的橄榄枝，或者在家庭生活中做出了平等的姿态。

可不可以跟没自己挣钱多的男人在一起？

一位 Global Rencai 的读者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

Joy，我工作一向努力，事业有成，挣钱也很多。我喜欢旅游，喜欢跟姐妹们一起闲逛，喜欢花钱。我的问题是：我找不到比我更成功的男人。这样的男人要么就结婚了，要么就是同性恋。

这个问题直捣当今文化当中两性观念的内核。在中国的历史上，永远都是如此：男人要想像个男人，他就得说了算；女人要想像个女人，她就得服从。

如果我们想要与男人平等，并且打算把自己从这个等级制度中、从服从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就必须甘愿放弃男性主宰的观念。如果我们想要突破社会男女观念的牢笼，也必须超越这一观点——用资产价值作为衡量一个男人价值的唯一标准。

是的，跟一个挣钱比你少的男人在一起没有问题。沃伦·巴菲特，这位玩钱玩出了些名堂的男人，这样建议我们：“最好跟比自己强的人混。挑出那些做得比你的人，你会逐渐向他们看齐。”

社会的男女观是反人性的，我们只有超越这种旧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伙伴关系：你和他成为终生的爱人和真正的伙伴；成为共享家庭生活中的欢愉和劳苦的伙伴；成为鼓励 and 分享对方职业上的挑战和胜利的伙伴。

此外，尽管这听起来有点让人不舒服，我也不得不说，如今男性至上以及许多其他对女性不利的因素仍然存在，所以存在这样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一个现在挣钱没你多的男人，十年后挣钱会比你多。

对某些夫妻来说，“平等”等于妻子和丈夫都可以为了家庭而把自己的事业降挡。我在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的时候亲眼看到了这一理念的实效。

全球精英猎头是个要求很苛刻的工作。挣钱多，但出差异常频繁。在海德思哲内部有一个经典笑话，它源于这样一个现象：公司里大多数有孩子的高级女性雇员都有个家庭主夫的老公。他们中有些是在享受退休生活，有些则享受着高尔夫。

我们把他们称作“海德里克老公”。毋庸置疑，海德里克老公们花钱请了很多帮手，因为有钱的男人大多不会自己去做家务和看孩子。而就我所知，对于这样的分工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我们这些没有孩子但想要孩子的人就会跟 CEO 开玩笑：“头儿，啥时候给我发一个‘海德里克老公’啊？”

用猎头的方法猎男人

既然你买了这本书，就说明你不是那种随便嫁个人就行的女人。承认吧，姐妹们：如果你一心想嫁人，你早就嫁出去了，是不是？你可以嫁给那个一直爱着你的人，那个只要你需要他就随时会出现的人（不论你是要买台新电脑、复习考试还是要修厨房的水管）。只要你给他个机会，他就会娶你。可是，你并不想嫁给他。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想找到跟自己登对的人。

可是怎么找到他呢？

如果你想买辆新车，不大可能会跑到市场上看见第一辆车就出手、试驾个一年半载，不行的话送回去再换一辆。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选男人呢？来试试猎头的做法吧。

作为猎头，要想成功寻猎，首先脑子里必须非常清楚你要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一点你不清楚，你的搜索会很盲目，也很容易受到各种影响而走弯路。结果很有可能是跟一位 Mr. Wrong 纠缠了好几年却终不能花好月圆。更糟糕的情况是：你嫁给了 Mr.

Wrong。

每次我的猎头公司有新的客户，我们都要先讨论一下客户公司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战略。我们会讨论新人要面临的挑战，有时是位 CEO，有时是营销总监，有时是财务总监，或者其他客户希望我帮他们找的人。然后，我会写出一份候选人资质说明，它会包含“三桶水”：

第一桶水：知识，技能和资格。包括候选人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换言之，就是他简历上的所有内容。

第二桶水：领导力。包括候选人在职场的实际表现。我们会确定对于目标职位来说最需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领导力。

第三桶水：个性。这位候选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价值观和目标。

我之所以将选人的标准这样拆分，是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很多公司如果是自己找人，他们的依据往往只是第一桶水的多少——也就是看到的简历；但是他们提拔人和解雇人的原因却是第二桶和第三桶——也就是这个人怎么样、他的行为和表现。

在客户认为自己需要的人和他们实际需要的人之间如果有误区，会导致巨大的损失和机会的错失；对于公司和他们错请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事先对要找什么样的人达成共识。

如果问一个正派的男人，他希望女人具有哪些优点，他会讲四条：美丽、可爱、聪明、自信。可如果问一个现代女人她希望男人有什么优点，她会一下子列出五十条：有套好房子，有部好车子，有一流大学的文凭；像李嘉诚一样有钱，像吴彦祖一样好看；穿着考究但又不花哨；在饭店吃饭知道怎么点红酒、红酒来了知道怎么做……再加其他四十二条。

这些大部分都是第一只桶里的东西。有房子，有名牌大学的文凭，懂得品酒、懂得衣着……诸如此类，都跟他做男朋友的表现怎样（第二桶），以及他作为一个人究竟是谁（第三桶）没有关系。

拿我来说吧。我跟男人约会的经验可比你多。毕竟我38岁才结婚，而在结婚前那20年里我可不是只跟女朋友们玩牌来的。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寻找Mr. Right 过多关注他们的第一桶水。而在我做副市长之后，情况倒转，往往是在男人约我出去的时候，我会怀疑他的兴趣不在我身上而是在我的职位上，他关心的是我会怎样帮上他。这个感觉可不好，谁愿意觉得自己被利用呢。

多说一句，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走下坡路，所以房子现在可不能算是个明智和安全的投资。你应当这样看待金钱：要找一个和你具有相同金钱观的男人。如果你喜欢钱，那就找一个愿意跟你一起为之奋斗的男人。

无论对你的公司还是生活，实际上第二桶和第三桶水才会真正预示你和你猎取的人之间关系是否持久。对于你列出的长长的需求单，应当从中确定几条你认为“必须要有的”来。

现实地讲，你的清单上可以包括一些第一桶里面的项目。比如，以我为例，我的生活经历非常丰富，所以很现实地说，我不大可能跟一个没受到过良好教育、旅行经历不够丰富的人在一起。不过，要把你的“第一桶项目”缩减到越少越好，然后，多关注一些“第二桶”和“第三桶”里面的项目，比如：

- 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是一致的
- 他成熟而感性

- 他令我信任和欣赏
- 和他在一起，我的心会歌唱

然后把你原来清单上 50 样东西中的其他那些都移到“有了更好”一栏去。在这个次重点栏里包括的才是他如何穿着打扮、对酒的品味、他家族的名望等等。

不要指望 Mr. Right 是全能的。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我们在生活中需要不同类型的朋友。没有任何人能够做你的全能朋友，所以也不要对你的 Mr. Right 有这种期望。

不要希望 Mr. Right 是个完美的人，任何人都不完美，包括你自己。也不要指望拥有 Mr. Right 能够满足你列在“有了更好”一栏中的所有要求。或许他在很多方面跟你不同，但他会与你完美互补。他有些方面令你失望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要做好准备，学着去真正接受他；你接受的不是你的王子、不是你的老爸，更不是你的拯救者；你接受的是你的男人，你的伴侣。

我有很多时间是在跟一些“完美自恋型”男人约会，他们爱自己胜过爱任何人，但却具备“有了更好”清单上的所有特征，比如他们都非常迷人，还会带我去一些很有异域风情的所在；他们穿的是设计师品牌的服装。可他们缺少的是些最关键的“必须要有的”项目，比如“值得信赖”和“真的爱我”。

跟这样有魅力的男朋友在一起，刚开始会感觉很棒；但如果你并不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他，或者跟他没有那种像与真正的朋友之间息息相通的感觉，特别是当你和你酷酷的女朋友们也去得起那些有异国情调的地方、而且玩得更开心的时候，这一切就会让你觉得索然无味了。

我曾经一心想嫁个中国人。很久以前，英语成为了我的母语，我想象着要是我结了婚，能在家说中文那该感觉多好啊——将来我跟丈夫再生几个中国宝宝。

可是我进入的美国商界和政界的圈子里，几乎就没有华裔男人。终于，我还是嫁给了一个只会说几个汉语单词、而且基本上都用第四声的男人。我们的两个小女儿更是世界公民：一半中国血统，四分之一匈牙利血统，四分之一意大利血统。

Dave 是我见过的最有趣、最感性的男人。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印象非常一致：“哎呀，这个人太棒了！”这对他的工作非常有好处，因为人们喜欢他、信任他，于是就愿意跟他一起做事。每次我们出去会朋友，我都特别享受事后跟他一起回味的过程，比如大家都说了些什么，通过这些又能**看出什么**来。

Dave 的敏锐狡黠和明朗的天性照亮了我的生活，而且他的长相——还很养眼呢！